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樾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度筠

謄錄監生臣史堂

欽定四庫全書

四川通志卷四十

藝文

表

蜀漢諸葛亮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
不知
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

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莽年耳然
喪趙雲揚羣馬玉陶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十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
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
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
更違盟闕某敗毀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晉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

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
若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
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
湯藥未嘗廢離建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
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嘗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表以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
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
矜育况臣孤苦尤為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若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箴

漢揚雄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鱗堦降陸於時

八都厥民不隕禹導江沱岷嶠啓遠近底貢磬錯碧丹絲麻條暢有梗有稊自京徂甸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泗沈頗僻過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帝幽厲墮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

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
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歲衰

敢告

士夫

五代孟昶著官箴

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
養安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

為理留積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
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軍國是資
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滿祿民膏民脂
為民父母固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宋韓絳講堂箴

井序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
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

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
三才之原未始出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
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
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

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合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為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且出於性理之常分耳况乎學斯學者宜如何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為能弘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侶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蔑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戚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余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麗言辭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

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彼而三者亦兼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輒毀撤其基。尚存盍興築焉。因相其所圖。搆廣厦為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膏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率諸生羣萃。於是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臣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涼涼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沈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堂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為之箴以告當御休哉。夫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衷其愚化。

矣由默罔惟敷施明用峻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
賢率不肖胥及羣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
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戰靡正瀆性
之靈自暴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於禮在
昔有若去座為恥賜不受命萬世攸鄙矧過是者
言行之偽敢登此堂寧無內愧斯庭燕聞斯宇閣
遂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
君子來視毋或壞墮永錫爾類

呂大防觀政閣箴

并序 成都國開寶以來牧守
之像於大慈寺閣圖記其爵位

名氏與其官歲月而不錄其政事之美惡豈居
是邑不非其大夫邦人之理宜如是歟然不足以
申勸戒為後來者法余輒采秦漢至於唐領太守
刺史節度使之職有政績可考而畫像存焉者得
二十有八人別圖於他閣名其榜曰觀政蓋觀其
善足以勸觀其不善足以戒其政事雖可考而像

不存者舍之像雖存而僭竊不軌或閭庸無聞者
黜之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寺僧求文余以為古者
官有箴焉作箴以授之其辭曰蜀於禹貢是為梁
州華陽黑水處坤之陬其山四塞氣鬱以尚人矜
其技物產其尤牧野之師有功宗周泰始列郡置
吏罷侯守冰殖利渠田肇修肆彼一方庶衣食憂
文翁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揚張堪廉
惠去而益張五倫清約人監允臧廉范便民警之
所當種蠶繩姦不以勢妨李膺修設善飭其身高
朕勸學其迹猶新養士之利愈久愈存賢哉孔明
討魏扶漢思清以密德順而健其功不充天未厭
亂王濬豪俊知畧不羣畫策平吳卒賴其勤高儉
循吏為唐元臣象先廷碩嗣美且文嚴武暴厲忿
欲並申天寶政紊迺以牧民崔寧繼之以昏易昏
壯哉南康橫身扞難種羌方熾力弭其患中朝以
安浮議可嘆崇文貪殘得不償失元衡靜安飾以

儒術文昌更事遠俗清識敏哉文饒裕蠱治詳擾
弊之後補敗樂傷外禦其侮內教有方嗣復怵營
遵故守成叢收疵政民無以生駢守多罪禍積累
盈宥女呼天虐及孤悻懷瑄信盜俾民卒瘁燼其
邦家可不慎歟自秦以還鎮守之臣政
有良竊存乎其人牧臣司梁敢告執巾

銘

漢莊遵座右銘

夫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
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

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
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
人當言而慄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
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
讐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
世之殃險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

者窮饑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曰三省傳告後嗣萬世無遺

晉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笮北達襄斜狹過葛碣

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

往漢開自有晉泰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上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赴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

不祀自古及今天命不易且作昏鮮不敗蹟公孫述既没李氏多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名

山河敢告梁益

唐楊炯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鄭縣宰扶風竇兢字思

春昭宣令德光闡化猷庶政惟和萬人以理聞庭
不擾退食自公遠覽形勢處心淨域乃與禪師釋
智海忘言契道寓目於長平之山援飛莖陟峭嶽
削成千仞壁立萬尋俯觀天地僅如集作同棗葉下
望須彌幾同芥子飛湍滴瀝而成集作生響喬樹瓊
璫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似大殿珠毫十方皆
現悚慨椽栴一作椽之未立吁嗟棟宇之莫修不捨
有為取諸大壯觀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
室駢羅列以雜沓一作作瑟蕭條而一作作清冷上磊落以
晃朗下弘澄而一作作澗澗參差森森纒纒十
櫺萬拱乍合乍離循循絜絜絢絢煥煥六采五章
或合或散莽如天覆蟲似雲平金火含含於垂珠
日月相望於街壁璇璣知砌平接太階玉戶金扉
俛臨閭闔曳紅日舒丹靈豐隆為雷一作作輶司
於軒攬列缺為電翕翳霍於庭除寒暑隔闕於牆
垣一作作虹霓迴帶於廊廡仰之不極日炫炫而喪

精登之無階心遑遑而失度土木翔九垓之表仍
不逮於上榮文帝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左城借
如梵天之宅釋帝釋之宮兩曜城池五雲
撲觀輪玉所處純余為說法之堂諸佛所遊衆香
作經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黃金鏤跨曾
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為牆曾不若三空之舍彈百
工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
如來神力且觀嚴淨導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
而可以質於今言有大而可以銜於小是則毗耶
四舍俱發道心險路衆人咸知實所其銘曰
長平山兮建重闕上穹窿兮下礪礪紛披麗兮駢
交錯儼色相兮冲寂冥誰所為兮天匠作
段文昌諸葛武侯廟古柏銘凡草木有異於草木
千齡盤根攤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露虛庭合
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

雷之冥冥攢柯垂蔭分翠閒明忽如虬螭向空爭
行上承翔雲孤鷲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
天風蒼蒼泠泠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
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禎

斯廟斯柏
實播芳聲

歐陽詹棧道銘

井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
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

峿崖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岓絕巉巉冥冥麋鹿無
蹊猿獠相望自三代而往跡足莫之能越秦雖有
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莫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
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源作源教化無餘
源門作可賢遠可親睨擘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
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
也如鑿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作迴
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下同或缺生乎其中西

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
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轉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
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作而
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
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元
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純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
鳥備危岑繫積翠石非作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
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蜿
駘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道通非作逶繞歧雍
之康莊鄙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
鸞陽南之北之踈武與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
而不懼繇是輶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
短長量威力之污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
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搆之材無窮易利代
森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
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字其

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
往肯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咄咄作
出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同物之道之
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
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乃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同集作設大衆難全或漏或缺損
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
淮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吃
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寶不通賢斯有造
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
虛步驟交如構雖有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從完
以路墜落我營集作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
林路植之致患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集作勿謂
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
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
不易茲而易知勒名道左其同我思

陸龜蒙卜肆銘

蜀莊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

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作松工本惟禍是避惟福是覲惟瞽言作一字集是媚曾不究得失

之所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比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

強為之銘具刻其意

宋古仁石室銘

昔夏禹定九州貢法明三壤同異山川草木鳥獸戎夏土地所生財賦所

出聲教所暨咸悉載之無一遺者至於天下人性賢愚民心善惡之所係則闕而不載焉三代而下史策所存者咸能著之圖籍而志其地理迹其記錄則於天下人民所係之性亦畧而無聞焉聖賢之述作亦有所闕乎豈聖賢之志將有所蘊乎意者謂人性之上下不常於世隨其教化而移易也

故上之教行則民興善上之令嚴則民興暴皆從其上之所為爾語曰如風之偃草又曰若泥之在釣者豈虛語哉此聖賢所以不可不筆之而傳後世者矣且蜀之開國地遠中夏民性怯懦而多浮侈迨文翁之為守立學校造講堂石室以備其制度遣俊乂之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風教大行而岷絡之地比於齊魯厥後相如既沒而淵雲之徒森然繼出兩漢之際舉不乏賢得人之稱迨今攸威於戲蜀始以僻陋險隘人民夸詭古謂難治暨文翁以儒學教導之則其人莘莘然嚮慕於文學而見用於當世者得非上之教化移易於人若民若是哉覽之前記尤美其事觀夫遺迹則石室猶存雖前賢有銘其徽烈者大率言立學興儒而以石室瑠玕取學者磨礱之意又欲樹功於不朽也觀其言詞似猶未盡賢守教化之深意因復廣而銘之曰地有常形民無常性繇上之化所從而

正維蜀之郡在天一隅俗尚浮侈人希服儒賢哉
文翁來收絃上爰立石室始興庠序俾此岷絡儒
風大行於以兩漢英賢踵生降及我朝得人作古
家慕淵雲學隆鄒魯政教下格文材上通迨今蜀

人詠歌

德風

蒲國寶金堂南山泉銘

并序 蘭陵錢治嘗作南山泉記實仁宗天聖四年

距今蓋一百二十有一年也錢又誇大其言以謂
陸羽作茶經第水之品三十張日新煎茶記又增
其七毛丈錫作茶譜又增至二十有八金堂南山
泉當不在蘭溪第二水下然前之三人足跡曾不
一履此地宜皆不為所賞鑑故此泉湮沒而無聞
焉可歎也先朝時家恬戶嬉一時人士往往多以
石泉試茗相誇為樂事至靖康後天下騷然苦兵
生民困於征徭邑中之黔喘然方以貨泉供億縣

官不給為惡泉之甘苦何暇議耶黃君才叔此方
之修整士也紹興辛巳於南山之南手披荆棘鋤
其荒穢當江山景物之會作屋十數楹極幽居之
勝而岳實之間泉之湮者復達引之庭除其聲涓
涓過暇日余率二三賓朋登君之堂洗心滌慮便
覺煩暑坐變清涼酌為茗飲則又甚甘可愛誠如
治之言者余以是知物之廢興通塞亦自有時何
獨一泉耶是不可不銘銘曰峽水東注鶴峯北峙
幽幽南山為國之紀有列彼泉出於岳底清新香
潔酌之如醴吾儕小人豈曰知味宜茶而甘即為
佳水近世錢治葢嘗品第方之蘭溪不在第
二陸羽既遠無復為紀不有獎鑑孰發其闕

冉木震月巖銘

點號古郡地居極邊作治倚山其
山刺天曰有月巖古老相傳視市

累月徧求茫然偶濬溝渠巨石中填深掘視之厥
狀巒岫中竇一穴透明而圓皎如秋月翳絕浮烟

旁輔三隙如星之聯拔拭細觀古識存焉爰命僕夫舁置座前負以層石映以灣泉日對其側卷舒簡編凡物遭遇皆有因緣高岸深谷知幾變遷惟我月巖存十萬年

田楸丞相張公祠堂銘

并序 大丞相文忠張公以治平三年春初任為雄

縣簿其年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秋八月丁內艱而去迄今凡九十年護國寺有堂舊刻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楸來獲觀景想風烈良用慨然迺新椽礎以繪公像從公之孫新叙南通寺講究家傳記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勲德在生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於公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其在茲銘曰天為斯民挺生賢喆誰為厲階梗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之英瑞為鳳凰聲為雷霆熙豐元祐迄於崇觀世故多矣金石不變晚而來歸舜韶一

變豈不能從愛莫助之扼關擊柝我初不屑榮然
珠璣散落遺碣紹哀閭閻凌烟功勳豈真公耶天
壤遺文憶天何時復生此
老浮遊汗漫因有不朽

王賞有斐閣銘

溫江蘇國士企先於東郊別墅創
為閣前有修竹後有流水予名之

曰有斐而為之銘銘曰洪水湯湯綠竹猗猗武公
之德託興在茲主璧之質琢磨成器願子百年惟
公是似

柳夢弼泮宮達泉銘

并序 水供滌濯飭食之用
民不可一日無惟古信州上

倚山下瞰江最苦汲負淳熙癸卯冬大著楊先生
來勅來領漕事慨然有澄清志越明年革鹽弊正
餘曹平權酷所以措彫瘵之民於安全之地者無
不用其至猶以為未也知民艱於水思得良工相

地脈開數井濟之開泮宮有胥井泮治力必省乃
命奉節命孫必益董其役俄而及泉新轅轅具綆
缶嘗試濟歎寒冽芬甘又贊其面屋其顛與此邦
士民為永久莫大之利郡文學柳夢弼請名先生
曰學非非他比也名達為宜蓋取孟子之說四端
若泉始達之義先生惠顧多士所以期待者良不
淺矣夢弼竊謂嘉量徵物盤孟小器猶昭德記功
載在銘典矧因民所利與乾造同不言之美達則
兼善使斯民無不被克舜之澤可嗜無一字以紹
無窮乃為銘曰水哉似道日用巨無夔擁山椒雲
頂廊郭頰瞰蜀江汲負崎嶇無井歎杜無力詠蘇
悠悠何哉泮宮鑿井水生其芹壇對惟杏青矜浴
德朋來造請飲顏一瓢慕黃萬頃谷鮒惟何土石
通埋士困陸沈學以日新挈瓶為智叩戶求人逃
想西江疇憫波臣闕西夫子道猶四瀆攬轡志清
思波滲漉謂學有源不遠可復試疏導之其達必

速迺任茂宰俾浚其智九軌倍深天一中寒面以
玉甃園以珠欄今之孟子還取四端名之曰達言
近旨遠即學諸生盍亦自反志達而明其流渾渾
辭達而文其初有本下學上達素王是師兼善天
下在推所為是開非達亦宜審之愈及愈新徑達
聖涯所謂達者先王之德已達達人欲其同德一
字衮衮要當默識勸
銘學宮與道無極

李璽魚復扞關銘

并序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
蜀地漢孝武改梁曰益梁州總

八郡梁之為言強也蓋之為言阨也此昔聖賢察
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為之名也故其人則強毅精
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壑險介重阻沃野叢
真幅員萬里北以劍門為限東以魚復為守此二
物者蜀之襟喉扞關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
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以魚復設尉治東漢

省尉而闕如故來漢志有打水秦張儀說楚謂下水而浮不十日而拒扞闕蜀李雄說公孫述謂東

下巴郡拒扞闕之口皆指此魏鄴道元注水經謂扞闕乃廩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闕故基在夷

陵巴山縣巴山縣自唐天寶二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闕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姦帙有急則阨險

要扞凌暴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劍門以漢中武都為屏蔽失漢中武都則劍閣不足

賴矣魚復以秭歸夷陵為保障失秭歸夷陵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

十有三惟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苻秦之楊安後魏之尉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

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實出劍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桓溫若劉毅朱齡

石以及劉光義皆擄舟師西指邈江扣闕麾城浙邑易如拾芥耳何者皆以先得秭歸夷陵也漢昭

烈襲取劉璋既北收漢中即東爭夷陵嗚呼若昭
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
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也且蜀與
吳楚為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
在昔欲圖江南者必先巴蜀何者地勢使兵力接
也秦取楚晉取吳隋取陳耀兵上游舫船載卒乘
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一矢而荆揚之區已望風
褫氣矣苻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苻融之兵先
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事後先一
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亂喜禍
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嗚呼何其過也
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姦雄乘隙
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蓋公孫述首禍
於卒正扶風人劉馬蓄奸於州牧竟陵人鐘會兆謀於
降將魏人李特奪跡於流人魏陽人程道養怨激於
苛刻魏人劉李連計成於倚奪魏人司馬勲出於

王族蕭紀興於帝胄王謙啓蒙於易代太原劉闢
席亂於留後王建發蹤於推埋人陽孟知祥紹難
於違復州惟東晉譙縱本宕渠人然縱之初起
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則知縱本庸人初
無異志却於羣叛不能自還若述馬以下數子者
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恃蜀之
富足資趨然動心逆節萌起蓋觀劔門之險而追
笑劉禪攬兵甲之盛而思效昭烈而蜀之人形格
勢制不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恥污於
偽如青衣之不賓公孫述牂牁之不臣於李特者
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難保而易
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苟知
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固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器
做革為勇毅柔脆易為信順不知所守則嬴氏家
函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暴悍
踵起於江漢姦醜接跡於洙泗矣魚復與劔閣埒

嶮角壯並為西南鎮肯有銘劔閣者獨此缺諸江
出岷山行二十里合蜀衆流畢出瞿塘之口山踈
而嶮萃水激而奔迅天下環偉絕特之觀至是殫
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寡匹以厲周極其詞
曰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閑險肇天設控引
荆襄枕倚梓越岡聯嶺屬崕岷峽截薛洪流下瞰澎
滲蕩高衝潛抗高華岱媿桀上柱天倪旁扼日轄
惟所屏障則恃於峽如戶斯開此為之闢寇來是
扞兵勢倂接鏡考前古棋勢幅裂水攻陸擊巖披
谷挾犀甲燿爛白刃鎗讖雲柯倏馳羽蘇斯揭山
奔驅兇壑潰螭蜺水姦脫入孰眺旋竊虐環千里
屹人於蹶曾不逾時宗隕祚拔四方之人王化所
連寧甘嗜亂實守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歎惟此
山川重阻復豐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黠庶嶮
巖業業力制則離道懷乃協皇帝聖武恩被職
狝國有至仁九土臣妾勒銘山阿永彰宋烈

張拭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子嘉其志為銘以勉之人之心抑何危分

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瞻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機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通卑惟勿替曰在茲

黃庭堅鏡硯銘

濶川之桂林有石點黑硯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之硯面為

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

唐庚古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

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

靜為體以動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明黃景夔泮池銘

泮作限居僭雍之如誰非厥初藝風塞荒士訛皇皇言此否臧其乖

斯何易以其差匪以其訛制良治堅弓盈月弦首事時遷駕虹飛危石檻雲垂貫虛跨奇春水云云風行渙文翠委牽芹山英海靈秀脈潛生肆發光晶一士豪豪氣長朋曹德言功高青衿忤懼我銘
緒完列
永永觀

馮伉移建離堆山伏龍觀銘

并序 夏書禹貢導江瀆以出岷山秦史

河渠鑿離堆以洩沫水懷襄昏墊之漏平之於前以陂九澤以通百貢於是乎錫圭鑄鼎夏后以膺

圖立極瀦如瀕洞之患濬之於後以疏二江以灌萬井於是乎闢牛沈犀李公以興利除害大惠浹於黎獻豐功遺於億萬其極一也與夫鄭國分渠於渭上西門引漳於河朔思較其博倍將萬矣左思曰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滌池而為陸渾不其然乎非夫有道之士其孰能勇斯身仁斯民輝照竹帛豐潔祠享如此其光也詳夫驅風雲運神化剪妖厲謀誦鑿功膺萬世壽逾百歲其在神仙之品得非漢天師許旌陽之徒歟離堆山伏龍觀者風俗傳云誅邪歷怪之所腴田沃野之會驚湍湧雷漱瀨飛雪洪流混其淡澹迴波滂乎溶融爾其雲壁高坼霜濤中注靈阜嶙峋以磅礴冲澗澎湃而澆滸碾碾灘許清振林谷有若長蛟斷於陽羨支祈鑠於淮泗勿復害矣每歲孟春役徒萬億計太倉為之給粟長吏為之督工築之繩之決之防之乘時以興比月而息枝分脈散環縈紉錯連州越

郡膏沐千里雖密雲靈霧愆陽繇隆而田原是濡
倉箱是粒書不云乎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葢坤維
之上游天府之陸海也爰建福地聿崇僊館旌哲
人之餘烈慰生民之報德固其宜矣伉嘗覽舊史
燦然神迹式將王命躬率僉功歷載惟三缺九芟
草以廣其趾積石以增其注遷舊宇之翳蒼薈即孤
山之顯敞洪流壁轉列峯屏合東臨江口之闕故
壘基立其左崇功之義也西瞻寶室之穴故僊亭
峙其右思道之旨也正居太上之殿中築朝真之
壇喬木蔽乎陽本缺二激乎陰壑石頭虎踞之狀
蓬丘鼈冠之奇呂梁縣仞之險吳濤逆奔之勢羅
列在目殆非人世之景缺五嘯於谷風玄鶴鳴於
浦月白雲生座上拂仙香彩霧依巖下傳天樂缺二
聖上凝命穹昊躋人福壽訪道以清中夏軒轅
氏之理也望秩以徧羣神有虞氏之勤也茲地也
名山周映靈跡孤標僉移集道之宮尊為逆簾之

府事非改作功無用勞不革舊名惟崇新宇經構
輪奐之狀助揚穆清之化真風竒蹟等天地久不
亦盛乎不亦永乎拂石刻銘於彼山趾其辭曰李
公英英日貫其誠竒功美利於今有靈僊鳧屹峙
元都景明壇殿新製門闥舊名江沱泚泚揚連玉
清岷山莪莪回風雪零挂茵朝蔚漪瀾夜渟乘雲
嘯歌浮
丘赤城

贊

宋鄭藏休石室贊

自張儀諷蜀劔路攸通向者魚鳧
未知蠶叢詩書罔設禮樂誰崇征

伐不休城池屢空爰暨有漢是生文翁符守此邦
營為儒宗大開庠序啓我童蒙誦以八索歌之九
功化流南巒德伏西戎豈曰滇竿亦惟巴竇其後
相如傳之揚雄岷峨孕靈川瀆氣融石室猶在金

聲無窮南鄰孔門北接玉
宮千齡萬古永播餘風

宋祁府學文翁祠畫像十贊

漢蜀郡太守廬江文
公贊曰天挺耆俊有

德有文漢天子命公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不謂
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紫二年而儒五年
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惰相恥出有教父入
有順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
蜀戴公仁世奉祠千五百年惟公之思司馬
相如字長卿贊曰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
為文章倡始言必故訓革戰國之弊斷雕混茫從
神取祕摛發厥章曰星佐華封禪遺篇意竭辭奢
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管後帝賢嗟王
襄字子淵贊曰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宵雅鹿鳴帝
用攸聞此盛德事讓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
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

告猷少謝良臣 莊遵字君平贊曰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以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十餘萬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慙噤語於脣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身概高旻 張寬贊曰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妄祀嫫嫫然靈媛止乎渭濱帝使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首對吾祀弗觸帝用謝愆君改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見 李仲元贊曰高也絕俗雖介不通卑也汚俗雖順不恭淵哉仲元內粹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通恭之間可器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晦與天天而不人萬世其傳 何武字君公贊曰汜鄉為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鞅安行先問儒官已乃事事望侈德充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姦臣內憎天喪道消卒為賊乘玉折不抗身沒名升 揚雄字子雲贊曰卓哉子雲為漢儒師準易論語同

聖是非百家濫淫我獨正聲譎怪績藏孔道光明
歆也致訾謂抵臆蒙惟譚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
辭恨死新時曰漢中天果不吾欺蜀郡太守高
朕贊曰顯顯若人有政自律摘民耳目尊右儒術
晚漢多艱校屋蕩焚經生罔依弦誦不聞君大紹
興新堂及廡繪帝王以還冠服所祖大掖翺翔坐
復鄒魯與文偶祠血食千古宋蔣堂字希魯贊
曰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始治
蜀人政未及孚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乎蜀
人熙熙侯坐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
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
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即毀侯惠在人已膚
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如何
按吳魯漫錄云蔣堂字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振
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事親較
才等勸成學者於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

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
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
成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莊君平
鄭子真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士先賢凡九及公之
像而十常山
公為之贊

黃庭堅綠菜贊

石刻在蘆山縣古廟中 蔡蒙之
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

蛙蟻之衣采采盈掬吉蠲饒澤不溷沙礫芘以辛
鹹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

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宋紹興甲戌知縣徐闕中跋云山谷老人綠菜贊

刻石於蘆山縣廟中歲更百禩典刑儼存贊未有
史君炎玉之句讀者多所未喻蓋指言眉陽望族

史氏女名琰者琰字炎玉髻艸資穎嗜學蘋蘩綫
纒一不經意志業專確迺博古善績文雅安張士

儀諱閻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且賢納為冢嗣子履諱棋之婦炎玉之歸子履性素沖淡不事鉛飾服幹濯之衣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臨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詞酬唱格調閒雅久而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善用禿筆字體莊勁少卿愛重之殊不責以中饋之職厥後少卿幼子介卿諱祉擢進士第調着之青神尉是時山谷老人謫居涪城邂逅流見介卿誦親親之好蓋少卿之室江南黃按察諱廉之女弟於山谷老人姑輩也炎玉配子履實其親表因騰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有曰班我肯蓄惟女博士史君炎玉猶古女校書之褒云蘆山楊與權諱巽先生年垂八十炎玉宅相也大觀間以行藝為郡學政每休沐以甥禮侍見相與窮日論文且評課試近題淵源端緒不減謝鞞解園之辯傳播諸生咸推仰焉與權謂其才美秀嘗見許於文章宗匠恐浸久湮

沒無聞詳其本末屬閑
中記叙載石勉從其請

張俞蜀三賢畫像贊

井序益州中興寺有墨池
院院有前漢揚子雲莊君平

李仲元三賢畫像因各贊之來者觀像讀贊則知
三賢之道至焉揚子雲贊曰子雲潛真與聖合

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譔灑著玄統貫天人道德
之首譚稱絕倫莊君平贊曰淵淵蜀莊至人之

貌心通著龜言必慈孝推道衍德窮神入妙子雲
之師孰洞其照李仲元贊曰仲元何如貌人心

天出方其隱默愈於言道兼夷忠
質妙雲淵屈仲猶龍物無累焉

明吳薦宋賢贊

宋朝議大夫黎公錡贊曰三傳融心
六一攸契經術揚廷結知英帝學仕

兼優借留斯致賤簡遺言百世爭媚右正言節
愍張公庭堅贊曰大科傑魁正言清秩諫紙數陳

侃侃無匹惟儉弗從三謫匪逸節愍揚名百世一
日宣教郎畏齋游公桂贊曰三禮正傳濬淵樂

絕經學有編日星昭揭猗我文皇治教超越用輔
休明大加采列少保忠定安公丙贊曰桓桓忠

定神發畝然甫占仕版經濟點全靈掃
允逆談笑首傳功流秦蜀千斯萬年

吳伯通自贊

仁之居廓然義之路坦然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與聖賢而同然雖余足之

履有未徧也而其目之覩已了然惟之死而心亦
靡他又能無適而不皆然則位雖止乎三品而壽
亦拘乎百年茲生也庶乎其不徒然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蒞被毳者難與道純綿
之麗密羹藜哈糗者不足與

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撲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銛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萼汎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塵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藁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司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剛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齊威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治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螭蚌俟秋唼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轡
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
歡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苟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方貢獻萬祥畢臻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思
從翔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
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寧也

宋孫漸芝堂

頌

宋哲宗紹聖四年夏四月八日有芝
生於溫江縣觀音院齋廳之楹一本

而數結烟縷氤氳閏月不散邑令孫漸扁其處曰
芝堂而為之頌曰王母薦祉金精致奇是生神草
雲英瓊甃給園之中滴水之涓地其幽矣若而孰
知陟彼岷宮正人頌頌夜授秘訣謂余奪之沃之
醴泉濯之天池羞以石髓茹而忘饑黃
綺為侶喬松可期盍獻天子以薦神祇

劉錫至道聖德頌

并序 臣聞惟王建國闢天下

出禮樂興而車書混風雨順而陰陽和數大信以
被豚魚露至仁而及草木耕田鑿井且帝力以何
知里詠逐歌惟家給而自樂斯為有道之朝也我
后握圖御宇下武承祧契歷紐之禎祥叶垂衣之
厯數萬方景附百蠻子來邊隅之禍亂已平武庫
之干戈不用觀書乙夜思政未央備窺得喪之由
咸得步驟之理躬親庶政宵旰忘勞得士則昌所
以崇四科而拔俊造知人則哲所以設千銓而較

賢能英雄盡入於彀中寒苦詎遺於巖穴輪轅通
用管庫皆甄白駒之詠不聞維鵜之刺靡作其有
霜稜肅物直氣凜人負譽諤之通才蓄縱橫之逸
辯諫油衣而作瓦止鑿輅以從橋若此者俾居諫
署雕龍茂異比鸚聲華香冥傳江氏之毫寤寐得
丘遶之錦賦就而文無加點詩成而鉢未銷聲若
此者司於文翰默識穎悟周才博通指天上之石
麟咸欽異表問省中之溫樹不對家人若此者擢
贊樞務籌謀兼濟宇量淵深一言可以興邦九功
斯馬惟叙乘陰未革言從可陟於周師箭漏纒移
行令堪登於漢輔若此者升之於廊廟百職舉而
萬務簡六籍興而五教修至若勇冠三軍謀深百
勝蘊孫吳之妙畧懷頗牧之沉機箭落酒樽王霸
端居而不動君臨細柳亞夫上請以徐行有寶嬰
濟衆之心擅景舍讓功之美劍刺而飛泉湧出戈
揮而太陽再申識動風雲誠感天地若此者命之

為上將則文王能官人漢高善將將未可同年而
語耶粵以二聖重熙垂四十載通安遠肅時和氣
清桂海冰天皆同尉候鶴林鱗水盡入提封四郊
無多壘之虞重門罷擊拆之備刑措而不用化洽
於大同睽彼坤維是為益部星分井鬼地接荆揚
列肆雲羅珠貝熒煌於三市居人櫛比酋豪繁盛
於五陵俗尚嬉遊家多宴樂犬子揚雄之故里文
翁石室以猶存所以時有才名好藏文籍勸分務
穡俗久返於淳和說禮敦詩門競成於鄒魯既富
且庶役寡賦輕古為與區今尤壯觀我后常矜遠
服偏示優恩擇循吏以撫綏去貪人之刻削熙然
無事迄今稍康儻軍旅尚多則仰給斯費徵斂及
下咨怨必興擾我蒸民曷為父母所以減其戍卒
用秦兩川務安黎庶之心冀免侵漁之弊不謂災
纏分野盜起窺覩乘虛輒搆於姦謀恃險僭稱於
大號聚徒作梗搗木為干駟脅我編氓虔劉我郡

邑謂長安日遠劍機天高竊料王師馬能立至稍阻瓜時之約克成劇據之謀遂令不逞之徒分誘順非之輩數逾百萬甚豺狼先逼龜城恣行犬噬守臣敗職共治非方復衆寡以相懸遂金湯而失險使我一城生聚陷塗炭以何辜三峽揚波躍鯨魚而害物使車入秦宸聽俄聞憤茲蜂蠆之微玷我承平之化雷霆赫怒貔虎徵師先擇統帥之臣能荷腹心之寄授受之際艱難責成顧謂宣政使王繼恩曰汝久侍冕旒嘗親帷幄執大節而不奪竭忠誠而可嘉屢從龔行備知輻畧今以蜀民失馭蟻聚為妖若火燎原須行撲滅如湯沃雪暫枉師徒必以謀臣達於閭制識董戎之體知應變之方僉曰汝諧祇膺朕命由是密承睿算寅奉宸嚴諭之以益定之期誨之以懷柔之畧倏離景從夙駕星軺仗玉節以身先會虎賁於闕右分萬乘憂勤之意解一隅倣擬之危莫不倍道兼行次於

昭武登山臨水車殆馬煩察彼與情斯亦勞止俾
之休憩逮於決旬皆知秣厲之方盡橐甲庚之令
遽以單醪饗卒十乘啓行龍躍崩雲雨施屆路朱
旗爍野霜矛凜空士一其心人百其勇過孟陽之
劍閣易若轉丸下王濬之刀州疾如反掌賊首李
順閉關設拒坐甲肉存魚游沸鼎之中莫知攸濟
象處危巢之上猶喉慈音王繼恩大陣俄臨中軍
悉至親揮白羽競務先登萬旅齊驅排闥而入短
兵接刃一以當千交鋒靡遺應弦皆斃類鷹鷂之
逐鳥雀若鴻毛之遇順風李順力屈勢窮藏於羣
寇亂兵所害橫屍莫知既免載於檻車亦幸逃於
梟首自辰至午拯危就安巢穴破平叔慝精辨苟
非我后神機獨斷睿選當仁遵出口入耳之言副
臨事制宜之旨曷以立除大慙罄剪羣兇波靜錦
川雲集闌闔百姓胥悅三軍肅然禁暴戢兵府庫
秋毫而不犯矜孤恤寡閭閻老幼以如歸氛祲消

而和氣生袂逆除而皇風扇捷書纔奏曲赦屢加
什一之征併從蠲宥筦榷之利取便人民小大之
罪皆除逋次之徒盡釋雷雨作解咸與維新於是
闔境緇黃一川士庶扶老攜幼攀長吏之轅言發
涕零感大君之惠日昨以頑愚背誕偷竊亂常上
黷四聰遠勞七卒誠合楮宮污地易貫移鄉或置
於魑魅之隙或遷於成周之邑豈謂乾坤厚施雨
露深恩免玉石以俱焚伴涇渭之分別匿瑕含垢
以欲從人生者安懷土之情歿者遂首丘之志下
哀痛泣臯之詔巾禹湯罪已之言地處要荒再荷
堯天之覆年當蒲柳重觀舜日之光願立豐碑請
頌聖德知州樞密直學士張詠樂成盛事遂其所
陳以臣漕運從軍備覲戡定具以衆懇請頌徽猷
然而天地貞觀之仁日月高明之道豈以雕蟲末
技半豹諛聞能歌造化之功可紀照臨之德并視
星而無幾螺測海以非多內省庸虛夫何叙致忝

為臣子不敢讓辭惡殺好生雖禪竈馬知於天道
歌虞頌魯即王褒粗曉於人心梗概直書謹為頌
曰我后繼明應乾馭宇道冠百王功高萬古越契
踰絕登三邁五天下一家十年真主化臻清淨用
急賢良除兇定難論道經邦住無弗克謀無不臧
左右前後得人而昌覆載之中霜露所委法則衣
冠混一書軌牛馬歸牧知戟消毀萬國咸寧四郊
絕壘西南益部羣盜狂搔謂地之險謂天之高亂
常作梗憑阻興妖窮兇極惡自孽難逃聲聞於天
王赫斯怒親選帥臣即時屆路羽檄徵師函闕西
度十萬貔貅會集雲霧元戎貞律盡稟神謀平越
劍閣直入成都烏合蟻衆席捲風驅一日而定百
姓重蘇渠魁既殲脅從皆釋宣諭安存問閭萬億
不獲已而亂是用殪班白感泣兒童悅懌蠢茲巨
逆黷我一方民罹黥污帝用盡傷恩宥柵沓愍念
凋戕視人如子降福穰穰中外緇黃遐邇爾耆艾泣

告長吏鄙俗罪大比屋可誅聖恩全貸施重嵩衡
命輕草芥請頌聖德刊在貞珉朝夕瞻企蹈詠聖
神如依日月若拜若親

長遵忠孝用誠曾雲

司馬光解禪頌

并序 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

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信
使學者依依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
而解禪頌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
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謹序如左李公承
相嘗謂聖人設教其道必歸於一故作是頌以釋
未悟也頌曰愈氣如烈火利欲如鈇鋒終朝長戚
戚是名阿鼻獄其一願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
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二孝弟通神明忠信行
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其三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四言為

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
五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

薩佛

其六

張俞成都府學講堂頌

并序 今上嗣位之年昌黎公守蜀之五月修文翁

講學之事乃治學館就與諸生講習禮文又三月
遂作大講堂明年三月甲子乃會僚佐及學官生
徒等三百人行講禮於堂上是日府縣士民及四
方之客迨萬人咸來觀聽且謂蜀之學遠矣肇興
於漢歷晉唐至於戰國世世弦誦不衰所謂周公
禮殿文翁石室越千餘載而巋然猶存今昌黎公
復作講堂而穹隆麗鴻侈於漢之殿室自闕里及
三都四方之講堂未有壯乎此也觀乎岌岌煌煌
蔚有休光其為教化之本歟乃颺言而頌之曰維
蜀學宮肇於漢初用倡庠學盛於八區八區洋洋

絃誦復興周法孔經是繼是承宋炳文章與漢同風五世寢昌乃學之功夫文武韓侯撫我蜀都教我子弟一歸於儒乃嚴學宮乃崇講堂山岷洞闢歸然靈光儒師學徒翼翼羣居升堂接武講考詩書所講維何孔門四科若金在礪若圭在磨匪經弗習匪聖弗師羣言淆亂乃聖之疵伊昔魯堂有游有夏蜀學之興亦有揚馬韓侯作藩文以化下揚天之聲爛於周雅明道二年公父太師由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守益州崇學尚文振禮樂之聲召拜御史中丞遂叅知國政號為名卿公嘗自諫院遷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拜諫議大夫為中丞以亮直不迴改侍讀學士為環慶路大帥就加端明殿學士移守成都又遷給事清德懿文陶化舊俗凜然穆然聲流江漢父老咸謂賢父賢子先後出入相繼其遺化紹功近世未有其倫者昔鄭正公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校其子宣公復居其位

繼成前烈殆將三百年江漢之人誦其遺風若前
日事今韓氏亦再世鎮蜀能懋其功比於二鄭之
賢古今相照美哉予故書其事以俟
其子孫復有臨此都者得以觀焉

楊天惠溫江縣二瑞頌

并序 溫江隸成都遠王
畿三十幾百里有奇蓋西

南偏邑也政和二年夏六月有嘉禾產於嚴氏之
圃凡二本是歲十二月復有甘露降於學宮之柏
凡三日鄉以白縣縣以白府府遣從事即縣覈狀
皆有實可復不誣輒具書若圖上尚書省以聞詔
下其副尚書禮部藏焉於是前縣令臣宗道馳書
諭假彭山丞臣天惠曰益頌諸臣越北闕而奏頌
曰於皇御極百志惟叙曰農而農曰士而士爾安
迺宮爾寧迺畝恩詔數下仁滂德膺農飽以歌士
喜式舞協氣從之祥嘏如雨迺產嘉禾以慶農扈
迺降甘露以幸士子其慶伊何珠穗紛舉俾爾甌

寒戶有億穉其幸伊何雲液釀滑俾爾膏馥濡及
嬰孺維我哲后博臨下土相彼多禾均此靈露道
拜稽首誕告奔走惠拜稽首肝

衡語語敢獻禪官以贊瞻營

宇文仕紹興聖德頌

并序 紹興二十六禩皇帝
總攬權網大公黜陟注意德

臣使宅百揆聖賢相逢道同志合或因或革而庶
績咸熙一都一俞而罔不被澤越明年廟堂胥議
遠暨川蜀謂桃林放牛之後罷褻斜流馬之役民
力未紓其弊安在降自外司搜剔軍實推其有羨
除對斛之米數削繚直之倍估使田夫桑婦穀其
腹而絲其身乃下詔曰朕念四川甍在一隅德意
志慮懼弗克究晝夜以思安得一時承流宣化觀
風察俗之吏與朕同心使遐方絕微皆如畿內轂
下不亦善乎又曰朕休兵息民之意爾等固知之
矣惠在生而不傷厚而不困詎容煩役久為民患

於戲德意甚大詔旨甚切舉全蜀五十餘郡越小
大邦罔不精白以承休德凡遠所谿谷山澤之氓
井飲田食咸知帝力之所加邈爾邊邑卉服推髻
詔下之日悉來竦聽尚恐未諭微臣稽首南望播
告之曰德莫大於生成思莫重於養育方今廓天
地之德施父母之恩乃能全其生而遂其養有若
如此何以報之相視嘆呀鼓舞而退是歲之彘倫
攸叙百穀用成民有餘力頌聲四起採於擊壤帥
民鳩匠磨崖大書上以述聖朝納民仁壽之域下
以紀齊民歸美報上之心豈不為萬世之休哉謹
按漢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徒出私意而不出民
謀唐元結作中興頌功雖可紀而德無可錄曷若
方今弭兵之後下輟徭薄賦之令歌詠聖德皆含
哺鼓腹之民自當過漢軼唐增大雅之什矣臣昧
死再拜潤色其詞曰天作炎岡鳥奕千載累洽重
熙盛德光大寶運中興上下交泰皇澤汪洋罔不

雷汎僻陳興壤尤託王靈中原俶擾獨此彌寧天
雖設險衆心成城抵兵捍闕下瞰三秦靈旗或指
何征不克皇帝神武棄功就德一視同仁罔間南
北斷自淵衷休師兩國吳越竦息齊楚來盟弢弓
束矢不假用兵井絡編列迄於升平初幼終老獲
全此生向者雲屯開口仰哺流馬襲斜暴跡於路
外府不給犒軍加賦雖率爾力保爾所聚今之講
好迺為息民外司過計覆獲其羸冕疏燭遠亟下
絲綸削緘罷糴戒諭丁寧惟皇建極敘時五福代
天理物升之當軸都俞之間澤被遐域林林總總
既生且育仰帝之德大矣乾坤懷帝之賜父母深
思萬口附和載之和聲此山不朽刻之以文左奉
議郎知雅州蘆山縣事主學事勸農
公事兼兵馬司監臣宇文任撰并書

碑

漢故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公諱敏字叔連肇祖
處穢遺苗后稷為堯

種樹舍潛從岐天顧賣甫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雲
伯匡弼晉為韓魏魯分為揚充曜封邑厥土河東
樹漢之陰或居於楚或集於梁君縉其緒華南西
疆濱近聖禹飲汶茹汭總角好學治春秋穀氏經
貫究道度無文不覩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
輿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
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
五五斷仁大將軍辟先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
綏冠履同囊封袂長驅卑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
不就再奉朝聘十辟外臺常為治中諸部從事舉
直錯枉覃思舊職彈兇糾貪務鉏民穢患苦改俗
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搗擻告子屬孫敢若此
者不入墓門州里僉然號曰吏師季世不祥米巫
凶虐續乘青羌姦狡並起喞附者衆君執一心賴

無沔恥復辟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劉公二世欽重
表擢巴郡後漢中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閭
里又辟奮義校尉君仕不為人祿不為己桓桓大
度禮蹈箕首當窮台齡松喬協軌八十有四歲在
叶洽紀驗期臻奄忽藏形凡百咸痛士女涕零臣
子褒術刊石勒銘其辭曰於戲樊考經德炳明
勞謙損益耽古儉清立朝正色能無抗傾威恩御
下持滿慮盈所歷見慕遺歌景彤書載俊又股肱
幹楨有物有則模楷後生宜參鼎鉉再建皇靈出
經阪險鬼方不庭所載節足輕寵賤榮故教天選
而相陪臣晏嬰仰殿留侯距齊非辭福也乃避禍
兮胤曰泮元留像岱瀆治匠兮金精火佐實生賢
兮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舉
選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裕兮建安十年二
月上旬造石工

劉武良鐫書

唐王勃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若夫玉繩高曜分寶
厯於皇階金勝洞開

遵蟪暉於帝帳雖復蒼梧北望湘山盈舜后之歌
綠符西浮江漢積文妃之頌未有激揚煩蔭柄妙
果於香城揮發蓋纏樹冥基於淨域則紫房丹室
猶存毀宅之間朱紱瑤筐未出塵籠之際我國家
鳳翔元氣駕黃幄而層飛龍躡太虛絕蒼根而上
僚文皇帝以八才御厯光昇代野之榮文德后以
十亂乘時恭贊塗山之業握仁王之寶鏡日月重
光驅梵帝之金輪雷霆靜祲涅槃甘露睿承渥而
霄流般若靈音雜祥風而曉引蚊臺蜃閣俄交震
旦之墟月面星毫坐照毗耶之國善寂寺者蓋舊
寺之餘址梁武帝之所建也爾其碧雞仙宇分絕
嶂於金隄石兔遙源控長江於玉峽封畿四會龍
洞舍衛之壇里閉三分鹿野徑行之地泊蒼鶴上
擊銅馬交馳祇園興板蕩之悲沙界積滄胥之痛

火炎崑岳高堂與雁塔俱平水浸天街曲岸與狻
池共盡山川隱嶙空傳鷲嶺之基灌莽蕭條非復
鶯林之樹武德伊始君子道亨正皇極而撫寰中
登太階而平天下函闕雲物更逢真聖之朝井絡
星辰重集會昌之運雖開基撥亂獄訟知歸而繼
絕興亡經綸未暇先皇帝統紫貞觀御宸奉文物
於三天布聲名於十地參羅上下充索籥於襟懷
八部神祇薦圖書於掌握皇寶降地花昇含生無
昏墊之虞法衆有來蘇之望俄而後庭邁癘椒房
穆卜六宮震恐三靈愕眙馳瑤杖幣有繫於羣宗
碧劑懸針無徵於衆術帝迺降監迴慮屏壁與球
追勝迹於雲闕事良緣於福地爰紆聖綉重啓禪
宮峙璣刹於將傾鎮銀繩於已絕絲綸既洽棟宇
行周坤德用寧陰儀載朗於是林衡授矩周官銓
揆日之工梓匠揮斤荆客練成風之巧重楹畫拱
坐出天霄複樹文閨俛臨霓宇顯慶中縣令蕭君

道弘理鈎絕於日用憑藻續於天成僊宮之妙匠
可尋盧舍之神模不墜凋落鶴翥曳珠網於星津
繡栢蚪伸吐瑤瑤於月徑綠房丹鎖絲綴晴霞紫
閣青疏光含薄露春風瓊樹香飄席上之蘭秋水
銀塘影數軒中之芰辰光轉卉翻寶宇之龍花溥
露低枝蕩真文於貝葉天童潤色黃珉碧玉之壇
海聖彌綸獅子龍王之會建靈幢於厚夜琢飾年
深縣法鼓於迷津規模歲速時又於佛堂東壁畫
二聖僧丹青未畢大啓神光鄰玉庭之崇輝發金
龕之實相朱軒夕朗似遊明月之宮紺宇晨融若
對流霞之闕由是岷英蜀秀攀講序以雲趨帶鶯
希鷲仰齊庭而露合貪機大阻淨施旁流綺羅分
解佩之因軒蓋得捐金之所靈妃翳日拾翠幄於
香筵僊客停雲落霓裳於寶地自非冲姿密契景
應潛周豈能照義祉於氤氳動元機於盼鑿者也
爰有上座弘一節並沈研性符隱括仁崇凝妙律

於神珠肅靈椒於寶印太昊奉檝截苦海而橫流
風伯扶輪歷耶山而效駕騰燭龍於慧炬府鏡重
昏奏鳴鳳於天歌下清羣籟厚珍在握遙臨七寶
之宮正覺為心俯闢三乘之路湛衢躡於忍地品
藻雞園推水砥於言河扶持象化縣令宇文某河
南人也帝隋尚書之玄孫皇唐侍中之令子爾其
虹旗萬里御六氣而鵬翮霜戟千羣擁三川而鷲
視帝葉皇枝之重對越乾坤金滕石匱之功光華
宇宙公上流禔慶中和毓祉見鍾鼎於南鄰奉軒
案於北闕雲姿月步下瑤澤而追風雪羽霞臨歷
珠罔而矯霧芳蘭公子即以地業高人幽桂王孫
即以琴罇待物叙徽猷於禮樂則俎豆縱橫談賞
契於林泉則烟霞咫尺自裁聲百里揆化雙川收
武城之故事擇中牟之令典仁風易狎候丹翟於
春垌惠化難經竹青鸞於曉豎山巨源之遠量嘯
傲行藏謝太傅之高風從容語默縣丞王敬衣簪

舊族孝友名家白虹絨抵鵲之花紫電蓄衝牛之
氣七年高秀拂層漢以非遙六月雄圖擊長波而
未遠鄉望等少承榮緒中區滕族門稱東列之標
地接西隅之響嚴東平之履道盛德家傳秦子教
之談天風流代襲成以為妙周真諦事出於無名
翠球懸碑道凝於不朽弁州北跨猶疏駮驥之銘
文石東區尚勒元龜之頌况乎玉衣流慶事屬於
仙幃金屋延祥福纏於梵宇爰求膠筆載紀芳謠
下官弱植少徒薄遊多暇薜蘿人事空餘江海之
心筆札神交尚有淵雲之氣相如謝病訪詩酒於
臨邛丘也棲蓮聽弦歌於單父羣公以道之存矣
思傳紀德之書下官以文在茲乎願展當仁之筆
其詞曰蜀江東漸岷山西積月峽星橋騰金孕碧
胎靈兆丘墟梵迹雁塔摧基鹿苑遺迹肅肅黃
運英英文母配乾垂慶儀坤握矩寵照香城仁沾
淨土爰光大壯聿求多祚青牛福地白鶴祥林重

局霧敞複殿雲深龕雕翠玉剝樹黃金龜鏡夕照
鳳鐸晨吟蕙樓彌望花臺出沒棟列長虹窻栖明
月果唇周映蓮昨開發雨霽猴池煙生龍窟肅穆
禪衆優游令宰方駕天衢連舟性海鷺岳增飾雞
林潤彩藻繪相尋丹青盡在我今懷矣窮路何之
承風詠德旌義陳詞百年心事千載風期東西南

北樓遠
樂時

梓州鄭縣兜率寺浮圖碑

若夫仙樓白玉窈冥崑
閭之墟神闕黃金寂寞

蓬瀛之浦斯則罔巒鬢稽稽鳳冊而空存島嶼憑
陵艤龍舟而罕迄至若按皇軒於夏籙攷瞻構於
殷圖周王北洛之宮秦帝南山之閣西京故事下
聽雷霆東國餘基俛臨雲雨莫不陵遷谷變共榛
蒞而丘墟火絕烟沈與風雲而塊莽其有據坤輿
之寶位借神道之冥扶占象緯而圖基揆川原而

宅址蜂臺映月還臨舍衛之城雁塔尋雲即對嵒
閣之嶺成而不毀者將斯之謂歟况率寺者隋開
皇之所建也爾其林泉糾合之勢山川表裏之制
抽紫巖而四絕澗丹峯而萬變連漢拒壑所以控
引太虛蒸雲駕雨所以盪洩元氣浩江千仞波潮
將旭日爭光鄱城百雉棟與晴霞共色信造化
之奇摸盡登臨之妙境丹房霧轉抗金樞於柱岳
之前紺殿星開玉刹於崖花落沼近拂天
衣潤葉低陰斜籠寶座宵汀鶴警乘鼓吹而齊鳴
曉峽猿清挾霜鐘而赴節若乃巡碧磴歷懸階鎖
窻登玳綵瓊鋪洞照神姿滿月如臨石鏡之峰衆
腹揚烟似對香爐之岳信可下清入境上配天都
為勝地之先鳴執名山之右契者也爰有信弟子
某某等夙祛塵網蚤植慈根悲梵室之未宏悼禪
宮之尤褊以為上棟下宇河圖避風雨之災廣榭
崇臺時令著高明之宅是以菩提長者競潔靈境

之壇天帝人王爭闢仙宮之塔則知威容下麗葦
生鮮悲仰之因材璞重瑀黎人有子來之地乃於
寺內建浮圖一所某年月日鄉望等兆基弘願繼
發淨因陵轡中天規模大壯壯高列砌架浮軒
直上十尋周迴百步占氛候景神祇叶幽贊之功
揆墨端行班陞遲絕葦之思收盛宗之祀并聚崑
山之玉石土兼五色金崩百鍊龍蟠萬楹巢屏翳
而高襄鶴矯十楣冠扶搖而獨運重擔藹藹雲將
反覆於搖軒洞宇寥寥風伯栖遑於戶牖仙娥去
月旅方鏡而忘歸寶婺辭星攀圓璫而未返懸霓
黜霄若鵬飛之疾九天丹楹聯騫如鳳翔之遽千
仞每至韶光煦野爽藹晴遙列郊墟於四野開雲
氣於千里風恬雨霽烟霧藻天地之容慧曠川明
風景挾江山之助則有凋簾繡軸非淨域而停輪
寶騎銀鞍指珍臺而聳轡於是按岫幌抵巖扃攀
翠複而三休步高梁而十愆廟軒外敞淑氣長延

陰室中開鮮飈自激俯環瀛而極野積蘇非遠出
雲漢而高踐靈槎可託真福地之殊觀香域之巨
麗者乎寺主等沉研二諦振耀三明抵蒼壁於耶
山覽碧珠於定水挹其流者曲成般若若之緣承其
風者濬發菩提之願長史河東裴某風神朗潤探
履貞勤蕭條江海之心磊砢冰霜之節下岷關而
叱馭寄切全都臨蜀堊而宣條功深半刺縣令衛
某字珙河東望族榮高銅墨仕握弦歌泱辰而風
化大行逾月而姦豪屏氣陶潛彭澤自得高人王
吉臨邛仍延重客縣丞胡敬仁三河蕩嗣一代良
材提鏌鋌而願割蹕驂臨而待步江湖秋至方懷
縱壑之圖海浪風高未接垂天之翼鄉望等竝中
和受氣孝友承家才稱江漢之靈地實岷峨之秀
或以時良入選擢跡鄉鄰或以輿望來儀升名郡
縣並沐康衢之化俱成比屋之封瞻彼岸而同歸
登春臺而共樂咸以垣墉處覆猶傳路寢之歌銀

鼎俄窮尚勒靈臺之頌况乎崇基奕奕與天地而
爭工層構我我配山川而永固豈可使宏規在我
空存蔽日之基雄筆同時不借凌雲之氣謹開命
矣乃作銘云二象成紀三才定位開剖太虛導
引元氣紛紛化迹颺颺聖致行傑趣約歸同業異
法王西脊教迹東流功超道茂義冠儒流丹青既
備棟宇旋周梵宮霞積香閣星浮緬規蓬瀛金臺
迴起曠瞻崑閩瑤房峻峙壯矣名都神居攸止大
哉英服茲萃誕紀金絕對嶺玉勝分岑松扁委鬱
柱幌深沉雲龕菜晦烟洞花深重巒霧結複澗泉
吟肅肅禪衆遙遙淨境鹿埜經文龍宮拂景梵奏
金石光來石井峽曉猿清地曠鶴警岷峨舊族江
漢英姿爭開法願重峻崇基占雲接廡揆景分辨
天人合應幽顯呈期靈思孤出神模獨湧霧積千
楹霞長萬拱玉牖星羅瑤瑤月攤複榭龍蟠重葉
鳳聳我我峻岵奕奕崇標瑀簾切漢寶綴凌霄深

憲閱景洞戶流騰銀缸夕映珠鐸晨搖我辭秦隴
來遊巴蜀勝地歸星名都憩足甫逮鄉縣頻移灰
燭聿從良友時尋妙躅曠望原陸周流江汜桃李
春風芙蓉秋水烟霞四面關山千里他鄉寓目茲
馬復

幾

益州夫子廟碑記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
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
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
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奏不足大也故
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
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
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
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
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及宗裡
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
竭鐘鼓衰而頌聲寢召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
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召三徵制度乘戰道而
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
由是河洛兆朕素玉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氳元聖
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頽綱有道
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版
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
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
器琮璜列高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
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送馳於汶上禮
樂由其輸委仁義所以來蘇排禍亂而備乾元掃
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
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建非常
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

於地紀亦猶三階暇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桂衡
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像也若乃順時而
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
亭午收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涿於翠渚西
周捧袂僊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振衣郟子叙青雲
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
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叅神撥訓鍊道和倪
屈太白於中鄆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為之跡而衆
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芳取則雖復霓旌羽旆
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
乎厯階而進宣武備而斬能優推義而行肅刑書
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奪之田三家
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
用厯聘棲皇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
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拱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
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

厄宋園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
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
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
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
弦歌之旨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藏
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
教也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
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
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
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
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雋集之庭土正
驗殯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
考丹華於夢渚麟圖鑒遠余編題佐漢之符鳳德
鈎深玉策螢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
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莫搢興夕夢
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

推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鈞兩曜不能遷代謝
之期序合四時不能草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
適去夫子順也為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
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三傳裂
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
妙鑿不遺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
同歸萬匠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
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
風也道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
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大極之初高
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
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
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秦琴書而周絕蓋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觀神道設
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
夫國家彙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

帝以黃旗問罪仗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武皇帝
以朱翟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上宣宗祖之累
洽奉文武之重光稽厯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詔
太廟八神齊饗行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
胥之野文物隱地聲明勅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
冠帶泥井之所書軌八紘問闕兼臣之鄉煙火四
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山豎亥途
窮於廉下薰腴廣被景眦潛周乾象著而常文清
坤靈滋而衆實用浥金溢於紫煙雨露均華栖玉
燭於元都風雷順軌丹冥缺五健鳳彩龍姿激揚
池禦殊徵肝嚳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
洽雖復帝臣南而降衢室而無為岱畎東臨陟名
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
是六戎宵警橫紫殿而擬金五枝晨驅蹴玄雲而
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渚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
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蓋睿算於無疆玳檢銀圖

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杳疑汾水之陽尼岫凝鑿暫似銅山之典迺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鹽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適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縣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狗蹲臨贏錦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右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遙臨寶牒祕禹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景化不踰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贊而翹心三蜀名

儒相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宅詢漢制於新都
開基於四檜之屢授矩於三農之際土階無級就
擊壤於新歡茅茨不翦易櫓巢於故事莊壇文杏
即架椽欒夾谷幽蘭爰疏戶牖儀型莞溺似聞沂
水之歌列侍闈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闕橫紉
帶於西河絳帳宵縣聚青衿於北海雖秋禮冬詩
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
銀青光祿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
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簪於唐丘寶算
千巖躍璇蚪於太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裘冕之
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折鉉元之緒擁朱
虛之位拜玉節於秦京輝金璋於蜀郡元機應物
潛銷水怪之災丹筆申究俯絕幽精之訟魏文侯
之擁篲道在而謙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
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
鼎於三朝青瑣丹梯跨十尋於十絕仲舉澄清之

變未極夷塗士元柳相之材先登上佐冰壺精鑿
遂清玉纍之郊霜鏡懸明下映會城之域縣令柳
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沫
江漢之粹精待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奕於中古珪
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靈秀於龍門驪穴騰
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絲就列光膺命宰之榮墨
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鳧旦舉影入銅章乳翟
朝飛聲含玉軫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
門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
重泉之意訓大行單父之謳謠遂遠猶為夏弦春
誦俗化之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
下奉藩維爰搜複廟之儀載闢重欄之制三門四
表煥矣維新十哲宗師肅然如在將使圓冠方領
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變寶渝之俗於是侍
郎幽思擣鳳藻於環林丞相高材排龍姿於壁沼
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

和之樂其為政也可久其為志也可大方當變化
台極儀型萬宇豈徒偃仰廳事風教一同而已哉
物幼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來學海之波瀾
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間闕觀質文之否泰衆矣考
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嗟乎今古代絕江湖路遠眼不得親承妙旨攝齊
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聲名
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為銘曰五帝
既沒三王不歸禮樂無主宗祗遂微大哉神聖與
時迴搏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
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尼山降彩泗濱騰氣志匡六
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睿精貫一元猷
絕四極遑教跡寂寞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吳風
衆俗毀禮去制無麟書既卷鳳德終孤杳杳靈命
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財成四
街虛往實歸升堂入室邈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

羣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絜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
山小魯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祥繩金署德
聿懷聖迹同亨天則迺睿台庭爰昇袞職玉律同
派余提茂坂智士高風文翁潭遠毗厚壤沃聲和
俗慝載啓仁祠遂光儒苑沈沈壹與肅肅扇除靈
儀若在列配如初槐新市密杏古壇疏盪疑置奠
壁似藏書泛泛寒中悠悠天下狗名則衆知青
蓋寡碩石參瓊淡風亂雅仲尼既歿天何為者

揚炯新都縣先聖廟堂碑文

叙曰銀衡用九天門
壓西北之荒銅蓋虛

三地戶拆東南之野迴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
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
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橫
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五龍乘正

按天識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諒而罕漫泊乎尊
盧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於上元帝圖
始於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藉六合
之尊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
由其再造大樂由其一變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勲於天地還
承帝嘗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
玄禽歷數推移於景毫之節而白馬旂裳赫奕於
風丘之國由是十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
德生日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昂風驅白虎之精
角亢房心雲鬱青龍之祉君王異表儀石紐而法
丹陵輔相宏安狀臯陶而圖子產豈上鑿乾象摛
光芒於北斗之宮括成地形騰粹氣於東山之曲
非天下之至粹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
鈞獲沖用於生知運幽機於性道窮庶事之始終
協庶品之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

三光於太極照耀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明萬國
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
始於中鄙宰終於大同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別
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
正教未行仍赦同控之罪讓齊侯而歸四邑夷不
亂盟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
其孰能與於此青光歇滅亦錄衰微一注為海岱
之尊一戰有河防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
寇戎五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哀生民之板
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為大也
法象莫之能容其為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
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
下之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辭上壤故能成
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
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乎

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剛詩書而讀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戶牖是故雷精日角開道德而振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觀太皞之先揆七廟於天災預察釐王之過星流十月徵厯象於衰周日汎三江採謳諠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悟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疎之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言足以法於九圍道足以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

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至音將易簡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還陳武象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溫北里宣淫察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靜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節於芳年禮義霸臣推獸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兆悲歌於兩楹夏棟周牆陳盛則於三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機鐘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妖日侵乾象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碣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黃星之錄尊褒成之厚級殷崇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

宋運距周隋三重赤暈還開爭戰之端十里黃埃
薦有干戈之務亂罹瘼矣黔首何依問閭匝地今
來為講武之場荆棘叅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
撥亂返正應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
櫓槍而掃穢上廓鵬雲決河海以澄奸下清鼉極
今天子握大象運洪鑑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
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於中黃之
道溟滓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
咸來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遊發
祥光於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疏陶唐家成
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歌謠於壁水之前南國老
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
威節明矣江茆鄙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洲晷
刻因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
觀促雷師而出豫房為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為
帝車即動招搖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

甫攤神休而尊名號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
於斯為盛於是迴輿轉旆臨曲阜之鄆畿駐蹕停
鑿訪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
才千載有知夫子託風雲之會即以乾封元年追
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
膺上哲合兩儀之易簡為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
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
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
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
堂者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
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梅梁柱柱深沈風雨
之津鏤檻文槐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
日非遙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鵠眸奕窮妙
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安於爰宇門生侶侶如
陪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
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煙搖落莫不列蘋蘩

於上席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樽敬神明於
如在爾其邑居重復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
參星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
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
禪平堂煙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土
地崩仍辯五丁之石左巴右巖之勝域陸海三江
之奧壤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
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
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
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遙溢井絡之郊岳列天孫
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實化於周南
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北通議大夫行長
史南陽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
侯太岳鎮其靈襟傳說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蓄
西申之逸羽始翦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
臨別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

都督之次子台門鼎族傳呼榮戟之榮玉質金相
海若河宗之寶庾冰清識得嚴令而非常桓溫貴
遊無車公而不樂縣令鄭鉉嘉榮陽人也東周玉
喬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循循尺兵
不用瑕立有上德之君袍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
宰丞京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
明北地傅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
風月之清闕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
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佐
鑿助教費仁敬等碧雞雄辯則江海沸騰白鳳宏
辭則煙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秉
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奏於西階大帶
書生受詩書於北面泮宮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
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耀於
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
之才桐鄉魯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隳即

聽絃歌陰雨時閒仍觀俎豆道遙城郭拜夫子之
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璣衡莫測
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
思齊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
辭曰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絡元
津獨化聖人攸作蛇柱為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
惟寂惟冥龜識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
正君臣禮制宇宙輝明文武既沒成康遂行羣飛
海水若羽天星玉筐曾喬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
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
三元載停萬方攸濟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祿移公
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彌尊聽之也厲即之
也溫義賁齊國刑懲季孫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
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國必聞其政仁義立身
溫恭成性不圖為樂終悲擊磬九野八方栖栖遑
遑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街夫子文章可久

可大為龍為光星衡入室月准升堂智周通塞神
兼語默幾然而長黠然而息漢承周運亥亡秦國
察往知來研精茂德毋必毋我自南自北萬象皆
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
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時
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沈秦原鹿走生人卷古
道路鉗口禮樂崩頽典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受
手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
三紀年當五湖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摧折壁
沼荒蕪赫矣高祖粵若稽古不哉文王昭臨下土
地維旁綴乾絃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及列
聖重規襲矩我君文思念茲在茲金鏡八海珠囊
四時三雍九室秋禮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
垂仙渙廣創靈祠石圖按籍速求陳跡玉搗煙闌
余牕雨闌昨儀侶雲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
席階列簋簋庭羅絲石地接臨邛山橫劍峯滇池

躍馬沮澤墻龍中堂擊節高門撞鐘陰靈胎蠶文
雅雍容書池必變講席常重今還古往寂寥無尚
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安做異代
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意而忘象

陳子昂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碑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

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仕蜀為尚
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
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
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
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雄拜太平為新
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濛濛為黎州長
史督護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部司馬即君之
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字五
行祕書於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過梁李
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廣迴迴蚤卒君即迴之弟

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飭行一日三省家世
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凡養
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
寒烝烝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逮親
終歿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
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
者故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
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嘆曰彼王丹者足以
為政矣奚其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
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立林泉藪星歲雲
物靡不用心原田莓莓粳黍稷汶陽之稼如雲
矣春日載華歲月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
乘平肩輿省農夫饋田畷刑以肅情悅以勞動若
孫吳之用兵鷺鳥之搏擊也倬彼碩田歲取十千
倉廩實崇禮節恤惻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

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
刀劍推埋怯窳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下靡下風
馴雅業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也遂頓浮窳之節肅
恭儉之規修孝悌飭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
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靜默忘
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
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
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於我君作者五
人矣於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
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
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芸不答子路之問
者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超超竹竿
穆穆幽籠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
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微嘆其近貴利耶夫上
無憂悔下無饑寒含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

仁以愛身知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誠曰啓余手啓余足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古人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乙等皆能祇奉遺訓事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元月載踰小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十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沒矣仁作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辭曰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喬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氤氳挺生君子於鑠元真唯孝爾悌唯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縉紳芸芸田蕝歲也其春農事方作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芸弋者何慕鴻冥高

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圖終矣不考於身我異
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大年既沒長
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
自古有禮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
咎天道無親思我
松柏恭儉是尊

劉全白題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君名白廣漢人
性侷儻好縱橫

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思古之善詩
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
天寶初明皇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
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編誥之任委之為同列者
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
道術謂神仙可致不可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
離軼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
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

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為君
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
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
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乃題其石冀傳於往
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人書墳去墓
記一百
二十步

范傳正李白新墓碑

井序 騏驎筋力成意在萬
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

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
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入亦有之故
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
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
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
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

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姓易名故自
國朝以來編於蜀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
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
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
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
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
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
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
不拘常調器度宏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
鑾殿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
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明皇嘉之以實林方丈賜
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
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
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
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
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明皇甚愛其才或慮

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拔後患惜而遣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做碌碌者落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矚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賞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神鬼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馬之志盤桓庀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披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冥壤生不

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
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飲詩則知
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
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地按圖得公之墳墓
在當塗邑因命禁樵採備洒掃訪公之子孫欲申
恩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
乃劉勸之妻皆編戶配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
衣服村落形容林楚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且祖
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
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
在父存無官父沒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
人無奈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
稼穡况婦人不任布帛蠶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
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
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
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

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蓋推圮力且不及知如之
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
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
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扣十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
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
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
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
下俚仗威令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
見大父於地下欲欺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
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
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銜貧虛
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於泉扃一
表於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
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
編輯斷簡以行於代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遂

來譴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
唯公一馬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
萬慮泯滅乎樽前卧必酒甕行唯酒船吟風詠月
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
至今尚疑其醉在十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
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
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
此猗猗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高
變化時一存
一毀名不虧

宋張俞郾縣蜀叢帝新廟碑記

水於五行為利害最
大四瀆為之原水而

江又為四瀆之長其為利害益大矣昔泝水警堯
天下昏溺江實為暴民受其害帝乃命禹決江疏
河東放於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讓終陟
元后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

述禹之事尤勤備焉繼而歎曰禹盡力乎溝洫吾
無間然矣劉定公亦曰微禹吾其魚乎然聖人之
功大而易法簡而易循因時制治必通其變厥後
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功復興
焉在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鼈靈以為相當
是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蜀沈於海望
帝乃命鼈靈鑿巫山開三峽決江水洩通綿維合
漢沔濟荆揚然後得陸處人保厥命望帝以其功
高讓位而去鼈靈遂稱叢帝號開明氏叢郡於郫
故蜀人誦先王功者以開明氏比夏后氏焉其後
三百年秦強伐蜀命其臣李冰為守是時江妖為
暴沫水淫流沃野歲災民受其害冰乃誅水妖通
水道鑿二山壘二江灌漑千里變凶為沃人賴其
利故史氏美冰之功於蜀為大自冰歿後千五百
載其功益彰焉大禹大聖人也智極於水用能因
天順地永生厥民若叢與冰道不行於周秦而能

迹禹之功厚利三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予觀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於几丘者蓋乘成水利以富殖之其國故生生不窮然非開明氏則巴蜀魚其民淮漢汙其澤湮禹之力遺後之患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開明氏之下而蜀人獨神冰之廟祀史氏惟載冰之後功反使紹聖之烈闇而不耀世祀湮滅予甚懼焉蓋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禮祭法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功施於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而隴墓在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闕祭享非所謂遵明詔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作新廟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辭來祭趙君乃躬執祀事會民吏以享之衆始大悅趙君名可度字叔儀治郵有稱觀其所舉可知也銘曰江發坤陔堯憂懷襄夏后瘠力其

流洋洋巫龍崩山江沈蜀疆開明疏鑿民復其常
外通淮漢內殖岷梁利盡西海實為華陽聖聖同
功千載同符微聖之力蜀其魚乎江陽之腴輅惟
舊都丘墳巍岌拱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以居新
廟奕奕牲牢孔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克昭
大忠所挾不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金
石

李大臨唐安修城碑記

皇祐六年春王正月甲午
唐安朝廷從端明殿學

士知益州廣平程公之請益之旁郡皆得從廣平
公之命而役焉唐安郡將駕部員外郎清源王君
以書屬大臨且列其事使記其城之謂因得道
其所以唐安自唐垂拱初分晉源縣為州於斯三
百七十年無城歲伐木剡而編之以為塞從權宜
作限禦今俗之傳言曰塞內塞外者是也噫蜀地

豈富饒沃行而亡他盜耶大道之行而民不好耶俗淳而自化者耶政察而不敢踰者耶作牧者繼至而不可以為而不為之者耶何制作因循之若此古之建立州里未有不先以城郭溝池為固聖人之作法豈虛也哉彼苟安者不思之甚君子則不然事必謀於其始而患必防之於未萌幸蠻獠而內兩川久泰當無事時不可忽於其備焉爾駕部君強幹明敏為守土臣而盡力於城郭乃可謂有能名者也與屬邑太常博士舒照亮注箔內殿承制黎傳慶監押左侍禁石炳軍士判官路諫司理參軍黃倚更相共事能身先風霜氛露又多心匠善計朝夕勸視其兵民兵民四千八百人樂且舞以趨其勸自鳩工至於訖役凡十旬有十日而城成上丈有五尺巖然其高也下丈有三尺安然其袤也十里環然其周也四門腹然其擁也石柱架梁道其水也鐵扉水門時其利也如是其壯大

堅完而又有所扞倉廩府庫之積營屯軍旅之戍
軍馬出入之節商賈往來之征蔽馬通馬闔馬啓
馬皆得以專而司之編民藏鏹百萬蓄儲萬廂安
而居坐而愉曾不有所恐而有所虞於是老者幼
者壯者義者疊肩拍袂而喜且賀曰今而往吾鄉
吾里吾族吾父子兄弟相親而相保無緩急之警
者賴駕部君之庇始也非唯吾民
賴之後之守是邦者實賴之矣

元賈元塗山古碑

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宋至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

嘗考娶於塗山之說一謂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
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
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
步岷江東圻高七里周圍三十里鄴道元水經云
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
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江州非九江之

江州也漢史蜀志有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
瀕曰遮夫石曰啓母復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
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乃汶山郡廣柔人其
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於石紐廣柔隋改廣柔
為汶川石紐在茂州域隸石泉軍所生之地方百
里夷人共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為蜀人生
於蜀娶於蜀古今人情不大相遠導江之役往來
必經過門不顧為可憑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
為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
帝帝之娶於蜀又有自來又謂蜀塗山肇自人皇
為蜀君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於塗山
當以九江郡者為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杜預
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詩
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
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如
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侯

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羣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為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况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國禹安得娶彼哉今特辯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於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明楊廷和新建宋丞相魏國張公父子祠堂碑記

宋

相魏國張公浚在中興號為賢相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風聲氣節已聳動天下既秉軸毅然以恢復自任誓欲肅清中原表著天心扶持人紀引擢賢俊英材授任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忠君體國之誠直與諸葛孔明相望於千百載上下雖困於讒忌屢起屢躓

功未克就而志不少衰其子右文殿修撰栻穎悟夙成魏公教之一以仁義忠孝之實受業於胡五峯之門其為學惓惓於理欲之分義利之辨朱子推之為大本卓然先有所見已非其匹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嘗參贊魏公督府諸所綜畫幕中人皆自以為不及魏公寢疾時手書諭南軒兄弟曰吾不能雪祖宗之恥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乃葬之寧鄉為山之南後南軒卒亦附葬焉至是益三百餘年矣墳墓所在鞠為榛莽士人父老亦鮮有知之者鳳陽胡侯明善以名進士補令寧鄉一年政通人和訪而得之慨然嘆曰令甲有之凡忠臣烈士有功德於國家及惠愛在民事蹟昭著者列於祀典其祠墓禁人毀撤若魏公所建立載在信史昭如日月正應令甲所著而南軒之學師表百世從祀孔廟達之天下今其祠墓在二邑者顧庶幾不治非我有司之責而誰也於

是亟取膏贖之餘建專祠各四楹其右則南軒書院又買田四十畝以備時享之用門廡秩秩繚以周垣俎豆載陳衣冠動色會衡山劉侍御黻持節按蜀過家見而悅之既至蜀以告予謂子魏公鄉後學也屬為文刻於神道之石且檄下廣漢訪其遺裔予惟賢人君子之用於天下不患無才而患學術之不足不患無學而患所學之不正嘗觀魏公之所以告其君矣曰人主之學以心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又曰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其本原皆自聖賢學問中來非漢唐以下規規於功利之末者比至南軒每進對必自盟於心其言曰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願時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是即魏公之說也有宋一代名臣若仲淹之於純仁韓琦之於忠彥呂夷簡之於公著前啓後承其詩書之澤事功

之威皆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若學術議論視魏公之於南軒或有間也尚論於魏公容有責備之意而其大處終不可泯予是以表而出之觀者或勿以予為齊人侍御君思賢尚友而樂成人之美縣侯為政而急於先務皆可書也故以為記

楊慎霧中山開化寺碑記

邛州大邑蜀之望縣也斜江乾溪合流於其前

鶴鳴霧山環繞於其後沃野千里名於三蜀仙佛同源萃於二山鶴鳴二十四洞張道陵之所登真也霧山一百八盤僧騰蘭之所卓錫也今鶴鳴為莽蒼之墟而霧山攤莊嚴之美則又係於護法演教之隆替也惟茲霧中之山去縣治北四十餘里山恒孕霧故受斯名稽諸太平之記有浸淫被汨之文徵之瑞應之圖呈赤白青黃之異何止游騰蛇而隱文豹寔見騎荆鹿而乘晉龜啓塞望之三

精融為香阜郤左道之五里爰樹仙陀嘗繕旁行
內典以考弘明先聞所謂噓阿耨為旋嵐扇須彌
為塵霧即此地也不有寶坊仁祠金刹梵宇孰能
主名山而暢幽致乎開化寺者霧中之叢林禪教
之總持也相傳西漢時此境時有金色布地玉砌
天巒異相無窮庶毗驚罕考之列子稱西方聖人
劉向別錄有西方撰集則玉像之傳爰自周昭王
而生於異域金人之夢不待漢明帝時已聞中華
矣至漢永平十六年始建住持則摩騰法蘭兩尊
者遊歷所止在晉永和有佛圖澄之孤叡初唐顯
慶有僧伽胡之雙修圖澤老宿奉勅接住於南宋
之淳熙圖職都綱御賜法名於皇明之正統前之
普達耶維馬納星吉同崖梵行俱沾國恩源遠流
長殿而尚矣其三足古樾之奇四州香積之境龍
淵歷乎獨池鷺嶺媿於雞足豐碑古刻煥金蘿於
琳瑯鏤谷劒前煨燿敷於巖巖已昭眾見無竝重

陳僧伽佛識云此山三百年後兵燹劫空香火斷絕七百年後重建造輪奐復宏則有蜀州江源廣漢三郡吳叟何翁袁子三信士大檀施以營實坊平坎窩剪蒙籠架雙棊通習險規塊北分直繩鼉鼉之場易為龍象芥蒼之野絢為丹青采巖絢粲俯倒景而共鮮鏞鐸玲瓏靡回颺而獨靜步擱之外江浦悠然井幹之端雲峯對出鶴屯文於靈陶炳正宇於石闕香地燭跋夕磬清水月之音睡蓋眇昏霆噴驚寐軒之耳聽和音者不撓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白足三明住水晶域赤髭四衆坐琉璃宮初發心者習威儀學無生者得自在信乎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心樹於康時矣往者戍戍之歲余偕邛州太守夢山張公紀邑侯吳公興鄉進士左公晉王公葵同遊此地池號明月嶂名青霞石之海馬盤陀亭之三闕四會解后解鞍信宿橫枕實悅旃檀之妙韻不假絲竹之清音

疑有宿緣信非生客矣左綿瓦屋高公第雙流珥
江劉公大昌名高儒行禪入上乘元戎拍村何公
卿功成式遏心皈淨林咸枉書尺屬以記別戒僧
真著遠勤不借獨負軍持來徵斯文以垂後觀先
是寺僧淨談了靖等請於邑侯貴陽揚公佐允之
以為此宇乃璽書賜額之寺非蘭若招提之儔許
琢珉堅庸彫金篆山臺野色詎容杜牧之庾辭邪
清頭陀宜勒簡栖之麗藻其染衣演梵之徒檀施
斥資之衆審曲面勢之功經始落成之數具載碑
陰爰宣魚山之嗣音用惻狷座之頌贊其辭云兜
率迎維十九踰城陶冶滓濁澡練神清一切種智
開覺有情常樂我淨譚化無生五戒三歸七滿八
平唐捐實際阿閼咸平霧山天作星劫神營宰堵
地涌竊葢香成綸綉賜額開化表名布金紺宇流
銀寶撫龍泉帶嶸鯨驚轟鉤空花弗著意樹悲
劉苦海甘露火宅水精耀茲佛日翊贊真人

張佳印定遠縣胡公祠堂碑

定遠之祠胡公也凡二十餘歲云今年郡

侯臨川傅公走使五千里外抵書上谷納籬於不
佞佳印且其言曰故令胡公為德於定遠也久恨
不及考見當時治功幸徵於其祠祠故未有及其
事者敢微一言以信百世不佞謝曰微郡侯言胡
公不佞故識之也當公尹定遠在嘉靖庚戌間不
佞始成進士以使過其境公觴不佞於郊而嘆曰
不腆敝邑寥寥三戶故元一殘壘耳先王辨方正
位保民乂民之謂何而苟陋如此吾從事稽卜用
永地於新邑於時不佞從史之越六年不佞為曹
郎復以使過其境百雄言言則公造基今理矣公
留不佞信宿日登陴指點江山陰陽之所交廟社
署廬之所止經緯織悉即使上方氏操圭量人東
筭有不能殫其智者不佞舉觴前壽曰公畢精神
以為定遠建千百年不拔之業此公之桐鄉也公

謝曰異日者而吾民果能為桐鄉乎吾死可瞑但以言累下執事嗚呼此乙卯仲冬時語也不佞又何能孫不文耶胡公者名濂字深甫人稱為肥溪先生楚之崇陽人嘉靖乙酉鄉進士始定遠得公時見其廩乎山澤姿也與乎樸直容也訟師嘗以辭黜胥嘗以文頑民嘗以負豪宗嘗以奸公佯若中其嘗者徐為立科條運耳目敬老矜寡而又治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修恭儉汰苛冗廉察大猾為公私蠹者不以假三尺諸嘗者咸潛伏屏息而公恂恂猶是也歲行鄉落勸農力耕教積貯禁婚葬讎會因俗示禮而去其奢朔望中高皇帝大訓延見長者問所便若暇則羣師儒考治經藝與鄉鄙保伍之法公曰民庶乎可使矣遂遷邑大興人徒遠邇之民勿傲從康山澤獻材萬姓獻力大家世族無重遷無浮言公為償其材程其力而相忘於勞城成四民之接穀摩肩出藏於塗市者揮汗

可以為雨其人士之舉於鄉若春官者雲蒸颺發
視舊邑之興衰相去又何但千萬已哉公敏幹博
洽尤精於天地之學甲寅大饑公糴於鄰賑之而
民猶涸涸公為禱忽號於衆曰吾仰觀於夜水氣
刺火雨在眉睫汝勿詳果大雨丁巳三殿災徵材
於蜀下令若東濕公才望受臺使者掇得督諸州
縣事公扶烏藤跋兩芒屨鑿空迤道櫛沐瘴癘審
勢計實諸州縣咸受要約梗柵豫章以谷量之乃
竟用勞瘁病篤起語一二吏曰某山之材宜某木
某水之險宜某時即我死惟勿替我命廢縣官事
絕不及他語且曰我死必葬我定遠瀘定遠子孫
世世勿相忘言訖而逝計公一官九載不得調公
亦以官為家邑民無遁詞亦無遁情有所事事僅
以願氣指使刑罰案牘幾不復用公子定成進士
今陳臬在蜀道德文學克紹休烈以發公未究之
志公之食報也厚矣始公卒訃聞於邑邑之人如

喪考妣為之罷市人人肖像祀於家未已也又為
建祀於縣之東凡若干楹更請奉公治命葬於邑
如桐鄉故事無幾公之子竟扶觀歸楚邑之人僅
得奉公像伏臘蒸嘗瞻拜泣下而公之靈爽時時
在焉凡邑之人出入飲食必告告必應先是乙丑
妖賊起陷城公神降於民間余統曰昔我輩路藍
縷東章西亥以相度茲土新造爾邦守臣不忠弁
髦我民以城予賊若亟為焚蕘數千我將滅之越
二日保伍不約四集眾賊若或驅之就戮賊遂平
張氏一蒼頭以禦賊立木繩其杪忽墮於谷竟無
恙問之曰幸賴我胡公嗚呼公而生也其神運於
人公而沒也其人依於神公真神君哉不佞乃系
其畧以報郡侯然公楚人也習為樂章其聲則楚
俾刻諸石歌以祀之其辭曰靈匪躬兮綵椽眷故
都兮鬱伊築宮兮山椒枕流兮白水涓梁文杏兮
棟桂垣瓊玖兮繚之篁陽巫兮大招靈連蜷兮雲

之際燦元宵兮於庭恍焄蒿兮含睇 右迎神
驅飛廉兮豐隆靈翩翩兮其來下弭翠蓋兮挂旗
駐蒼螭兮文馬覽往蹟兮四周撫父老兮弟子伐
鼉鼓兮灌鬯升肥豕兮丹簋淒金石兮琴瑟舞巴
渝兮皓齒靈偃塞兮憺忘歸
夜何其兮樂只 右樂神

任瀚平蠻碑

夜郎為寇中國僭稱侯王自莊躋略
西極以來軍法所不治蠻中推夜郎

部最號梟雄是稱都蠻竊據捷契要害四塞險絕
後孫虎豹所宮即有孫吳提重兵壓境賊乘高容
軍處其下如人射鵬雲中決背向空巧力俱喪故
先朝諸將戰守多敗屈失利常置不問明興二百
年間王師西下討罪前後數百戰訖無成功憲皇
帝嘗勅大司馬提軍十八萬駐境上師老將疲僅
博一捷然所耗傷甚衆得不補亡今萬厯元年皇
帝嗣位朝觀萬國薄海窮裔包奉貢獻無敢後時

惟都蠻擁部落橫行塞下數犯慶長高拱筠戎漸
通牧瀘所到疆土盡赤剝人血肉以饜邊毗野
死無弔殿中丞開府曾公上疏言臣侍罪西陲不
能絕邊患無所稱塞意旨願將戮力破蠻儲其巢
略地以聞皇帝下閣臣議維時元相張公集百官
闕下言蜀在中國為西南重鎮叛不速討諸蠻將
望風起事蜀豈得全百官多以蜀道艱難什倍淮
西塞北噤不敢發間又以漢武使唐蒙略通夜郎
事對公厲聲言兵不擇地惟其人吾將以一中丞
取夜郎若走雷電可橫槊立辦所不成者吾不得
復平章國事遽入奏上取進止詔遣使授中丞弓
劍節斧行大將軍事聽自擇官諸不用命者其殺
無赦中丞既受詔督軍夜郎以左布政使成能叅
政官伯龍兵巡副使江僉事思克咸入贊計畫暨
知府大壯等分局受事表請以南中軍都督顯為
節帥統制諸軍以故總兵成叅將澤等十二人為

偏將自宣撫効忠以下咸聽節制會顯以往事論
列當罷賴元相知顯自少從蠻中立功蠻故憚顯
威名且臨敵易將非便得不罷由是顯益感激思
奮願以身許國賊不破不敢生還元年春三月中
丞南嚮誓師授要東傳令軍中無殺降無縱亡匿
有敢黷賄市奸宣漏風指坐以黨叛伏誅臨敵首
鼠攜貳逗遛進退者其斬以徇誓已密進顯計師
所嚮顯議九絲城蠻都中會自比幕南王庭夷漢
土著無賴亡命所歸地深沮不猝得拔陵霄若九
絲便門都若北東雷先擊便門次東雷即王庭早
晚可得獨陵霄王尙苟最桀黠蠻所怖畏然喜貪
賂遺封爵使通若啗令下關執其王并六酋帥以
獻羣獠奪氣夏五月軍襲落豹設伏擒四賊將取
惡淚坎進迫虜營顯以牙校鯨將銳卒五千與成
澤軍合圍連決十餘戰城破賊敗走追斬二百級
誅名王阿么名賊將六七十人梟其頭夜郎都市六

月以鎮雄兵三千攻落亥鯨軍藍澗坂襲洪崖成軍董木與鎮雄兵倚角火蠻巢千餘賊迎敵決殊死戰執其兩名王斬首麾下盡收都砦部落秋七月始計取九絲城據夜郎西山兩壁對望中阻長谷軍入谷兩陣夾攻無得脫者厓礮斗絕四十里三雄王壁其上控弦數萬王皆彊力曉軍事慣攻戰間別柵既破益防隘拒險嚴矢石壑窄自衛顯使間諭三雄王大將軍用兵如神號開海外今以十萬師推兩若如搏雛般理豈得逃能先事降我許待以不死蠻懼且還回觀望不決部下乞降者二千三百有奇秋八月令募郡國敢死惡少年增兵至十四萬公按兵法分五部進各將二萬八千以行營副使江監督諸軍事顯仁威引兵入黑帽軍其西斷呂部烏蒙豕城諸路成將所部出印壩軍其南以當芒部越雋样柯澤軍出穀爆陳其北以絕冉駹董卜韓胡韓似甫軍得窅口陳東北

斷其內寇使毋猾餉道毋阨儲胥以資寇食任繼
祖軍西南與顯兵合五陳環絡如連珠緩急相應
兵既會賊出勁卒鏖柵下十餘遇皆北始退保兩
壁間乘城轉石發標弩下擊賊賊如電震不休時
鬼方多淫雨瘴霧晝冥蠻堅持不下秋九月公傳
檄責戰厲甚用顯計令軍中厚賞賚上漢衝鋒死
士使夜襲城會鯨等將顯所用謀夜入帳中見顯
謀言蠻中以九日作社推牛大饗且見霖潦無搏
戰理將弛兵酌酒自放顯密諭諸將官出不意迺
夜發猿臂軍千人乘飛澄街技取道間闕霧雨中
進明進薄城下斬守門虜破闕以入諸路軍取鳥
銃為節刻期會戰起寅至午所格殺慣戰數百人
賊大披靡前軍引火炬燒城中屯千餘炎燄漲天
賊勢窮赴火墮崖谷死者數萬雄王皆棄壘走分
兵大索冬十月取次就擒都蠻至是盡滅計先後
下城柵六十有奇擒王三十有六俘斬四千六百

有奇畧地四百里還報闕庭皇上御皇極殿傳制
曰國有戎兵予不敢臆決維朕元輔忠亮以身繫
天下安危不問海內外聞有作難惕若蹈行陳中
罔有寧所乃西事告警獨許爾中丞可屬戎政假
爾大將軍節斧授之成算諸有所關決無弗汝從
維爾中丞哲肅勞瘁封疆能策諸將士破虜王以
速成丕功用莫西陲康靖我國家克稱朕意其晉
爾右副都御史顯以下爵賞有差以其九絲城為
建武城置府衛兵下控西南夷落命所司伐蔡蒙
石勒朕文武臣功使能賦者銘其勞聲諸永世其
辭曰天王神聖威加九夏燹胡為者坤之社其山
岬岬谷甜間蠶叢開國來百戰不得下鬼其讐之
聲在野狸晝號守以虎獠不庭戒邊搗國有大盜
問元輔其誰使者徇西土殿中有丞既文且武願
假旄鉞斬桀虜丞哉飛檄怒濤發英風颯爽能起
邊城八萬四千戰死之白骨筆籌赤牘肝膽壯勁

氣直上蒼龍闕雲旂雨旂盪摩日月墨王脈廖王
剛落豹慧落拗鉅長鍛夜擣雄王窟三十六王碎
頰顛士有騰壤戶有降卒畫蘭靡莫咋舌不敢唾
探掄邛笮磔狗飲血斷出沒噉雀入淮化礪房堆
入海化蜃光寇盜得險化侯王宵宵建武城列堆
天一方守者非忠賢能無化豺狼蜀有天險上為
初閣下瞿唐割據自古昔可獨問夜郎誰借聖主
三尺錢為君世代誅豪彊蜀不割蠻不屋蔡蒙補
天之石高萃律長與乾坤鎮南
荒無使三十六王城下鬼夜哭

虞秦公世德碑

虞出勾吳以國姓自吳秦伯謀與弟仲雍逃讓去周適吳義至高世

為勾吳君長國虞故稱虞仲傳季簡叔達凡五世皆稱虞仲至武王克殷求益與虞仲後於周北故夏墟列為倫侯得稱虞公由熊遂彊鳩夷餘喬屈羽轉皆仁厚立國用能藩衛宗周亡所失墜至畢

軫以說故黷賄晉人執虞公有其國虞再入吳凡
自壽夢至季札虞之在勾吳者始蓋大季札敦厥
祖虞仲高義遜位諸樊實揚丕休史蓋稱延陵季
子云當平原君時有虞卿者善著書方畧計事出
公孫龍上名間詣侯晚乃益窮困不得意逃匿魯
稽山下著書虞氏春秋號躡躡虞卿梁始興王諮
議參軍檢校太子中庶子荔皆虞卿後也荔生唐
永興文懿公世南從吳郡顧野王受尚書京房易
事秦王為佐命功臣掌制辭命主讐校中祕補益
弘多薨賜葬昭陵園文懿生工部侍郎昶昶居雍
為唐勛胄代以材官聞著九世至北郡刺史殷乾
符中殷從僖宗幸蜀留仁壽郡多善狀遂家仁壽
不返五傳而得周國公昭白周國生魏國公軒魏
國生左中大夫陽陽生開國男贈太師秦國公祺
祺字齊年初名聃政和五年舉進士受賜更名即
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父雍國功勞氣畧藏在

盟府忠孝聞四海精誠州炯澁靡日月惟秦國實
開厥先故稱舊家父老能端慎典刑陶範後來子
弟吳吳有成立為國家倚緩急者必歸秦公秦公
常宣和中判夔路轉運權大寧監夔山谷阻險多
惟石磈礪不可田民歲用火耕日采谿毛薇蕨
相啖食縣官命下數亡命散走不制公為請於上
得悉蠲除非分科稅惠聲流聞時號為才臣紹興
秦檜當國竭天下財力供歲幣令長吏時節包貢
水土珍怪百物公轉運潼川詰路抗疏言王室在
難宜務殺減繇役罷四方無名貢獻絀貪墨吏詢
天下臣所部劍南軍用不宜有征制可具奏賜其
所部減屯租半為令甲檜大慙沮竟坐公忤旨免
歸日閉閣著書不預外事舊所嘗部父老日饋遺
問訊不絕道路紹興十七年以壽終遠近哭泣相
弔時論偉之公長厚仁人有密行垂休奕世孫公
亮拜光祿勳公著判開州抗孫守長寧皆顯有不

功曾孫剛簡方簡夷簡同時舉進士剛簡尤負奇節
寥然有直名元封雍郡侯奎章學士集嘉魚大夫
禦皆公玄孫公既廟食五百年御史吳臯喻君
奉皇帝命來按蜀覽咨方乘得公墓處哀虞仲延
陵之世不宜令闕然埋滅不載使縣人請辭於瀚
歸而鏡諸石為虞世家辭曰烈烈秦公厥初姜嫄
維神明胄棄稷後昆勾吳太伯將仲逃奔從者成
蹊古高義存爰逮壽夢世遠益敦垂垂延陵業遜
詣樊仁聖賢人其後侶作有窮夫差虞鬼不臘賴
卿文懿崛起南服躡躑者書策勞定國振微者聘
判夔維惠允文勤王丕顯奕世山則河江
有沱蔚然而蒼墳者何死而無朽碣則那

曹汴重建塗山禹廟碑記

今川東兵憲田公之駐節我郡也開忠益之實

亭廣咨諏之使務於是於郡東塗山之麓得禹廟
舊址與元臣劉志道所題廟碑馬頤碑漫缺不可

讀乃又於郡志得元臣賈易巖所撰碑引東漢郡志及華陽國志諸古籍辯禹之娶於塗山實茲山也其會諸侯乃在會稽塗山而世遂以為娶於彼非也其考既明備而核足破近世膚聞之誤而文復爾雅可傳於是公讀之歎曰昔人睹河洛而思禹功矧梁岷之高山迅川其利鑿疏導之難殆又倍於河洛而今之享既藝之利而被安流之澤者顧漫不知思禹功也乎縱命禹非蜀人其娶非塗山猶當郡為之祠廟以報厥萬世永賴之功而舊籍之可考班班若是其舊址遺碑今猶巖然焉而顧坐視其鞠為瓦礫草莽之墟此豈非觀風守土者之責哉遂毅然亟為重建之舉乃首以語我郡守朱君君遂率郡二倅與邑令尹躬視其址以復於公公乃隨以督建之役委之衛使陳嘉勳且復親為之指授曰是舉也基視舊址宜拓三之二庶廟貌宏邃足壯觀瞻揀宇宜掄揆栝之材庶無速

朽足垂久逃禹位宜遵洪武七年帝王廟例塑衮冕坐像庶謁者如見廟蓋藉以尊嚴然茲山以塗后而傳禮宜合祀顧像則弗與仍宜前設木二一稱夏大禹神主一稱夏后塗山氏神主庶禹不獨血食而山靈亦與榮矣第其役計費吾帑贖之餘若干而足以此構材以此募役可無更役夫里一人也投既定乃遂移上撫臺鍾祥確菴曾公按臺徽州環一郭公既後先報可而為時分守少叅汪公駐涪陵公復以其事告之亦欣然贊焉於是嘉勳日在工督建唯亟而域野之人顧晏然若不知其有興作也蓋拓基於萬厯甲戌之冬十有二月至乙亥之春三月廟乃訖工廟基凡為臺三臺皆甃石為之前為門凡四楹躡級而上為亭亦四楹亭後左右各為房亦各四楹又躡級而上始為廟四楹而廟地勝棟隆後依朝曦之輝面挹郈基金碧之秀龍門抱其下塗洞峙其左遮灘陣具右殆

儼然古塗山國之故宮而禹之像則考宋人所刻
聖賢遺像為之復藹然錫圭告成之度如生也公
於是諏日辨香爰率郡邑長貳恭謁於廟而告成
事退乃顧汴城墟命載筆焉既而朱君復以公意
申命之而汴遂無容辭也汴唯賈碑塗山辯甚詳
顧未暇及塗山氏之賢之有功於禹也按漢劉向
列女傳稱禹之治水而南也塗山氏蓋賦倚南之
候其後周之二南實取風焉及生啓禹弗子塗山
氏獨能教訓而使之化至立庶子之官以翼之故
禹不惟獲告成功而卒至啓能象賢繼世以有天
下善乎遷固之敘三代后妃之助曰夏之興也以
塗山然則其今日之配享茲廟也固以其生茲山
之故然實祀德祀功之典所弗可遺也汴故繼敘
之用補前碑之缺庶昭公之舉也殆不獨使巴夔
之間睹廟貌而思禹抑將使聞塗山氏之風者化
不在周召之南而在川以東矣其有裨風教豈小

哉於是碑方擬登刻而學憲沔陽陳公適校士至
渝郭公按部偕汪公至聞廟成咸後先登謁於是
一時塗林之旄無不躍然快覩也然公之意以山
在江之東岸猶石紐在蜀之西垵皆冠蓋之所弗
經故其傳不甚著也又欲倣之神禹鄉邦樹石南
紀之衢題以塗山舊國以告觀風者而君去郡矣
至是柱史任公來代公出巡於是朱公具以事白
焉任公乃遂諏日登謁且面授嘉勳亟成公之所
未及備也而朱君亦以是月上丁四日登修嘗祀
以肇歲典噫山河幸於數千載之下有茲曠遇哉
汪公名仲川系黃岡田公名子堅系永寧任公名
惟一系監屋朱君名孟震系新塗其郡貳趙侯方
立倅盧侯晉梁侯棟朱侯崑推王侯邦俊暨邑令
鄭侯宗學或與經其始或樂觀厥成而嘉勳則重
慶衛指揮會事蓋終役獨
効勞也法故尚備著於篇

李長春新修成都橋塔碑

皇帝在宥之二十一載
蜀左轄余公一龍借藩

臬諸大夫暨闡帥上記都御史幕府御史臺言成
都據七蜀之會層巒疊嶂掩映郭郭真屹然天府
之勝哉獨東西兩江合流之所奔放衝突稍乏迤
邐之勢形家者病之且川之西南以輪蹄擔負來
者必取塗於此而夏潦秋霖往往望洋而阻行旅
有嘖呻馬非創造橋塔閘與固風氣資涉濟也今
縉紳耆老既言之博士弟子復言之請令成都蜀
近川邑各輸金穀礪鍛為佐募匠庸作擇有幹局
者董之不致耗公帑擾閭左以滋弊都御史御史
咸可其議俾尅期以行余公復相率啓蜀王而請
曰惟王世以忠孝賢良著聞茲舉闢國鴻鉅必仰
卹第之貲藉侍從之良方克底績王乃首助千金
委承奉司鵬榮出綜厥事兩臺監司以下各捐俸
有差卜以萬厯癸巳年菊月經始鵬榮祇役而往

茂舍薜食日夕與畚鍤者同甘苦不數月而塔成
峻嶒前蹲崢嶸後竦朱碧炫燿鈴鐸砰訇危乎高
哉何羨永寧同泰彌九仞而踰十級耶顧橋工浩
大經費漸拓而有司靡所措手諸為味搖震撼之
語者復乘間而起顧王色弗為動令鵬榮督如
故而橋乃次第就乃鵬榮竟以盡瘁終矣王復委
承奉甯廷鸞門副司鵬愷及首事翟昇者繼之廷
鸞營綜率作勞勩什倍於初而鵬愷克承兄志與
昇拮据之力尤殫遂以是歲丁酉十月橋成為洞
者九從四十大衡四十尺遠而望之虹舒電拖霞
結雲構若跨碧落而太空為闕俯而瞰之颿涌濤
吞鯨飛鯁走若駕溟渤而拒浸為溜彼成都七橋
象應七星如往牒所誦談者視此不當左次耶諸
縉紳中若西安郡丞顧君紹履以王命從史其間
竭蹶不替終始而君乃予昔同計偕者當塔成襄
擗走維源訪予玉華山中屬以殫事今橋成復中

前諾則已三閱歲矣予惟天地剖判以來神臯與區苞靈播秀吐景耀而貢庥祥者到於今繹繹未歇也乃形勝有利而欲補風氣有泄而欲培則二儀所不能盡人力實為之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非若青烏之說驚渺冥以徵福蔭弗可憑也顧今日論者曰橋以洪濟勝塔以迴瀾勝於法當鞏固王室奠麗民居而於人文之宣朗尤有助若然則造化委其權而聽於人人成其能而歸於造化兩相待而兩相濟者也厥義不亦大哉斯舉非余公無以決首鼠非賢王無以握魁柄非二三中侍無以任仔肩而當路諸君子或蒿目慮始或鞅掌圖終皆所稱不朽之績也顧君復言承奉正簡君玉長史張君拱極贊襄調停多所倚辦事之美成信非一手一足之力哉橋名洪濟塔名迴瀾則前中丞艾公王公指也予既紀其事復系以銘銘曰瞻彼成都沃野千里

城開通門塗畫方軌間闔恭布廊陌星羅華闕臨
阜綺窗瞰波秀吐芙蓉麗裁錦綺山色環郭江流
衝壘聲饒震盪勢之深洄形家攸忌王氣宜培更
有急湍恒苦病涉匪藉津梁孰通舟揖議久畫併
事忽轉圍偉哉方岳擔此鉅艱爰啓賢王共襄盛
舉睿命疊敷從臣特許贊匪帑給力匪民輸甫操
畚鍤奄就浮岡冉起長橋橫跨高漢縮束洪濤塞
登彼岸觀者雀躍行者鳧趨開闢以降形勝所無
佳氣鬱蔥鴻府儲委佑我价藩綏厥繁祉載翼髦
士丕振文明餘波滲漏羣庶阜成我眉增高翟塘
益險光奮井參績垂琬琰迴瀾者
塔洪濟者橋並據天府永鎮皇朝

黃輝直指李公平險碑記

西於平都可十里許計
豐岩衝梁蛟環東江

怒而戰空激岸竦怪石鼓猛礮霆互吞戈鋌鱗鱗
饑涎波壓舟一無幸立入鮮窺黔南李公昔司渝

李行役過之躬嘗厥險謂灘無顧鏡若必我姑視
吾力寧爾久僉後十餘歲果來按蜀亟徵治灘母
養餘橫時維萬厯川有載役始春中人賈厥勇灘
石慙思未烈先泣沃膏而來邪許瀕山冰磔金流
不見鑿痕江紆以笱穀如熨如凡五閱月遂告成
事舟檣往來望之歡踴昔我由茲五色靡主灘聲
礮矢鼓榜不聞萬斛葉浮千指髮懸窘迫無之羣
號大士謂惟大慈能救斯苦是故字灘曰觀世音
赫赫李公應身濟世砥茲巨阻若捩舵轉匪神所
相易詎乃爾神不敢居歸之我公公莞爾曰功則
何有茲灘十年營於予懷雖不去心敢問必償常
鑒予誠竟決以流斧如不西其奈灘何必云有助
歸諸國家僉曰議哉昔崇伯子實產我蜀塗山家
門鑿匪如新公昔為理囊蜀利害今重我莅若還
厥鄉探懷施仁福利澹苗如出金簡奔走百靈若
茲灘險匪水匪石假合成隘乃於公斧無心猶爾

况有心者凡茲伏慝有如此灘勿謂灘衆無暇盡
芥公芥在心不依形力非故平之由灘自取有險
有平猶云相待公非險平而來平險一灘就平百
灘震驚不霜而粟維仁生威昔漕江淮載澄河海
芥無難夷皆立底績於衣帶水解結何有若平都
者又帶之縷何況其灘而敢怙險公念其灘竟無
自負由灘以往執國何極尚輔明慎遠追伯禹百
爾神人當矢如公移平乃心無負帝命心本自平
何故而險心所造灘險百於水毋謂無傷必有芥
者禹亦人耳獨平水土思日孜孜為不平故能平
一險一險之禹公功非灘即灘功在以灘功公如
管窺天天豈在管亦不離管故樹斯碑表公平心
以平神人如鑄九鼎為神奸故使弗若若孰為鼎
者嗚呼念哉各護乃心如護公碑無險可芥無灘
可平是謂大平蕩蕩岷江公功當存維公即緒公
落以詩巴人和馬勒石亭之亭依於堂有臺有坊

輔以仁祠茲芻守之並在灘岸灘去名存維觀自
在常與公俱預斯役者守令而下凡若干人附書

碑陰永

示來禩

樊鼎遇德陽縣儒學復古經樓碑記

惟夫妙空顯質俱有神理

之宗設位流行即為文字之祖東璧天書祕府精
炳雙珠西崑地冊靈振精藏奉玉丹書金版龍闕
聞太昊之圖赤簡綠文滄水授文命之策此皆絕
契未造業留呵護隱章然則事豈人謀吹皆天籟
出入三光之道環坤腹以奠生周徧九有之民秉
分星而別度羌華夷漢所以辨族類而繫萬民復
簡隱民所以絕人神而察百物火符雷篆譯之卓
有師傳虎畫狐編窺之更奪人巧凡鳥獸鳴動亦
喜怒感其誠通或風水激號且宮高露其變狀雖
各通其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並見雖各適其性而

天地萬物之性並呈具聖具靈廣矣大矣惟是剛柔徐疾五性殊方專普龐純列國為政兼之是非同異譎雅俚都自開闢以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萬方所記十紀之書空委宛之巖不足紀其政典鑿觴謨之室不足載其方家周末益以恣橫秦火會應酷虐所以仲尼慈憫萬世約究多經乃定禮樂而修舊章刪古詩而存三百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斷三墳五典自唐虞約列國史記為春秋蓋始剪其繁蕪一就典雅刊其踳駁並受折衷名為七經道揭千古然後西見柱史藏之玉室周流列國演之疇人修函文於杏林漁父誦而罔介講俎豆於宋樹桓魁伐而無危不必七十二君之能行凡有國者不可不知其義不必三千弟子之優聖凡有識者欲使盡讀其書猶恐世有興廢家壁藏蝌蚪古字人懷疑信地機儲絲竹靈音是以秦炬雖炎祇能燼洪荒草創之厄

職漢律初解即能合諸儒口筆為篇章自此代置
學官經分博士家以之式行國以之官人遂駢絢
爛於百家莫能窺其博與窮精蘊於二氏終不出
其範圍簡帝王損益之權盡人道綱維之理良定
心續命之傳實宰物經世之懸圖也奠兩楹之夢
已兆太牢闕里之時齊衆喙之鳴何啻一馬天地
之喻王都侯國辟雍頌宮并傑閣而陳宗器之文
峙危樓而藏鼓篋之業嚴始羹牆之地無經籍則
衆志不興尊崇絃誦之基非壯麗則真靈不集錦
標寶軸卷帙極華淨之方桂棟蘭楹刻鏤窮輪奐
之美旁通七畧四部猶懼不足羽翼聖真高亢日
躡月欄尚疑未能登閣大道師各重其本教人自
悅其家珍易地皆然由來尚矣德揚儒學講堂右
隙有宋學士邑人章公森書經樓字碑字體盈尺
書法八分嚴整若魯公之儀道麗得中郎之意碑
足剛有宋進士范執中紀羣公興學盡肯構肯堂

之勤碑陰則有明背令夫已氏鶴卧碑字痕發注
金彈珠之嘆窿穹仆而復立則羅令錦弔古興嘆
之思典刑晦而復章則抑諭維臨池紀勝之力然
委諸草莽石不能言若復其芸蘭人應弘道鼎遇
忝莅茲土幸與斯文慨富有之業日新蓋一令因
循一令惟慮始之治難任將後人復笑前人跡雖
異代而感長懷忍當吾世而失盛事為之列上當
道白文武興墜之繇因之遠購全經廣學士博通
之路恭遇監察御史朱公廬江正學觀海鴻文破
柱理輪曾射孤狼於輦轂銷鋒卧鼓不驚犬豕於
封疆駐節而細論文帙括盡談天之奧攬轡而亟
興廢建立樹根道之標兼遇本道大叅曹公八閩
少逸四海宿宗玉潤冰清貌姑射喻其神骨和聲
緩節玉摩詰似其詩文每錄金石遺言必扣巖瀾
絕地本省督學魏公名臣嫡裔莖圃宗盟藻鑿人
倫夙擬天曹網紀衡程方類重新蜀部風猷拔士

皆得其尤作人於斯為盛本府太守張公荆楚偉
度觚管鉅公十載為郎鷄羣驚其野鶴一麾出守
蛙郡詘以海鼈魯諸生半在門嚙舊掄材揚馬王
嚴之地邑列侯多象風指謹追躅李文章趙之規
本府司理楊公洞庭澄波祝融朗照平反百獄胡
威清畏人知題品羣材山壽光膺帝鑒觀仁於過
若清獻之不失元公錄善於微即平仲之立解越
石緣茲從吏履議允行幸遇邑中憲大夫魯公家
細魯詰梵笈竺墳紫鯨專臯比之譚白馬演龍象
之辯立朝正色片言不及私門過里飭躬五尺不
干辱令趙相國之解脫化其剛稜黃太史之元通
得其主棟本學教諭王公郎子名宗單父清望駕
昨鷗立健翮有凌雲之思豹蔚虎文猛氣負開山
之力發蒙罔憚其煩苦為道不憂其拮据相與率
邑官僚電轟締構共鼓通庠衿帶鸞集觀摩瑩誦
雪吟觸目見琳瑯珠玉瞻窺山望會心捨階茂筌

踰度其成不踰時教未匝月童冠刷羽而冀鴻陸
數倍前人賢良燒尾而躍龍門蕪開二彥於是接
境比封之士把袂而來問奇講德之朋填履而入
至於道人法子乘杯按躡以印心曹吏山民獻書
錄訣以備目先聲已證實效積學自有真儒此皆
聖主右文久道逢化成之會亦先師翊教陰騭得
感通之神故一時公卿盡擅墨林匠手而四境冠
履同任德圃仔肩鼎遇小吏何以獲茲薦紳先生
寶貺臨此自古獲麟之後至今龍飛之年三十四
甲子記載之文方家之說博雅君子之所通考慧
心文人之所裁制繁盈艱重溢洛車帝室藏書
之富代有汙隆高門積棗之多家或偶國漢通七
畧三萬三千九百卷隋錄西京三十七萬卷唐列
四庫八萬九千四百卷宋崇文目二萬六百六十
九卷張茂先入洛載書二十車李公擇山房藏書
九千卷宋宣憲校讐定本二萬卷名家藏書如南

都戚氏歷陽沈氏等少者數千卷多至四萬卷葉少蘊少貴博收彙逾十萬卷今鼎遇所藏經僅十三史僅二十一子僅二十集僅二通并學官弟子制傳注性理通鑑綱目及昭代名史數種共一百一十八函計四千二百二十二卷擬古則涼不足稱明經亦要而匪濫良以多多為善姑俟徐徐積儲凡茲散漫簡篇皆歷代乾坤精蘊若假神聖筆削斯六經性道文章遠考宋儒馬端臨錄古今經籍志近見白下焦太史作明史經籍志舉道釋兩藏之教即敘列諸子之中果得剛述方家因之大一統類千萬億卷之義自可約為一篇千萬億卷之文復可精藏一字薰蕕何病於芳臭鳧鷖馬較其短長作者尚未有人收之不厭其雜尚當備二氏之法寶何況獵諸儒之碎金但今古大觀急借閨肆之友終始大業尤須堅忍之儒過庭錄言六經子史之善者通不過三千卷成人日閱一卷二

十年可以再尋歐陽公言九經正史通不過四十
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不五年
畧可上口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劉原
父初欲窮經即手寫六經一通茲由深味義根故
終身固堅白之好窮鬼道與故畢日游雋永之迹
先聖業筮命盡日中尚取書延晷刻死而後已學
之謂何蘇子瞻言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
書且不可得則手自書寫日夜誦讀後生科舉
之士日見諸子百家摹剽易致致即束書不觀游
談無根縵朽骨而發陳願精心尚詆為書肆美四
寸而忘七尺密繕且笑為說鈴矧目不偏三篋之
藏口惟授一師之說取科第之資不足詎天人之
際可言期與求學實講之母以故事虛崇尚之也
治子學而為棗謂因五絨為七屬之用孫郎圖而
索驥至以去父冒山子之名聖人卷繞南面而不
釋然其所憂者大也小人冠蓋里閭而有態色其

所忘者多也。不成位兩間靡托。悞悞六字之綱。第
靡情好爵。孰詣高明。良貴之階。諸生感起。卽利實
王鼎。遇盟期。終願學孔周。呂以公輔。為莪公輔。有
乘蹻跼之時。夔龍以餼祿。養廉餼祿。有豢虎豹之
日。若夫介然抱一物。至益棺而不脫。悠然空萬有。
臨納麓而不驚。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卷懷靈密。鴻
實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歸藏。真耀玄珠。是則堯舜
之心。至今豈懷山稽天所能溺。仲尼之士。萬世詎
炎岡烈澤。所能焚。匪劉炫之隋墳。真得石經古本。
異舒公之周禮。親繕竹簡。漆書事理。罔克溺之。沈
酌恣所取。耳興復大義。布露微懷。佑直併上臺司。
節目副在曹案。銘曰。太虛惟靈。函氣質行。剗剖圓
方。布列星辰。經緯日月。殺列川陵。抽莖敷葉。縷折
條分。雕形鏤體。脉絡井森。龍圖龜畫。馬鬣魚麟。珠
光玉彩。赭丹黛青。風聲雷號。鳥語獸鳴。鬼工神巧。
傳會聖心思。通穆邈理。徼玄冥結想。擬化搞詞象。

鈞祛知簡智閑邪存誠黜浮體實艾駮歸純識小
識大擇見擇聞百王合符千里印真易準天地孝
先渾沌禮本太乙樂超氣聲書陳中極詩道和溫
春秋刑書亂賊是懲典雅與博是曰七經道兼覆
載義炳日星萬世素王二論心精異時同學子輿
一人周官戴記與禮參明爾雅注詩公穀異經十
三總錄開元所尊諸子百家龐其璘斌箱輻輪轂
合而車行巖廊魏闕何材不賓二氏角立倣詭幻
冥偃師復孟舉止亂真俳宣聖旨妙演靈根龍門
虎視百代撮英軒皇及漢裁綴創新筆劍所擊長
短縱橫史匠繩墨文公典型孟堅以下嚴秉法程
具體肖貌駢偶失神洗華露質削弱傷魂夾深論
集通志爰成考度辨惑博物邃生端臨總攬通考
酌斟憲章備矣禮樂攸存詞章藻績行遠腴身昭
明之選弘麗和平一洗惡陋單寒浮榛文苑次之
披沙鍊金傳注性鑑代制所欽子史諸集極博明

經採華樞實捐短錄贏道我達意證彼注心野人
質耳君子彬彬廣心大畜巨細盡倫唯聖希天乃
與斯
文

記

唐段全緯城隍廟記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任乎神人保於城隍神之謂乎蜀地

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
土惟塗泥古難版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
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尺廡蜀廛里
畫其下井幹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作壞頽莫就
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
神功乎由此而來乃墉溢崇濬啓塞局固萬雉遷
迤一都繁會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
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閭閻閉關戒嚴即時

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之神乎前之
舊祠寓託隈堞偏陋偪隘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
隅惟新經構去乎幽奧就於高明其日惟丙其辰
惟巳其卦直巽其宮在西揭署於高門弘敞於正
堂丹雘於周墉圖繪於迴廊廟貌如生像容有睟
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夭札屏
絕蠻夷早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李景讓南瀆大江廣源公廟記

戴禮有之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古之禮於嶽瀆尚矣在昔夏后氏隨山濬川以
畫九州華陽黑水界我庸蜀劔閣之陽益部饒焉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績也瀆者曰江曰河曰淮
曰濟導積石桐柏沅水凡四流皆發源注海者也
唐天寶六載開元神武皇帝加封南瀆為廣源公
其三者亞焉瀚沛瀉江自峽奔荆且北且東百川

會同爰及吳楚萬里歸海水府怪神非江不安水
物族生非江不全海門二山逆我為滄由岷激沈
遠邁無壅斯所謂祇上天而被下土南瀆之為大
也壯矣聞元皇帝古禮是式詔曰惟夏四月肇辰
迎氣太守其率祭官祀南瀆於益州設玉筐及洗
樽罌籃簋既舉羣初獻祝進神右跪揚我詞其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某甲子嗣天子遣某官某昭
告於南瀆大江惟神包總大川朝宗於海功昭淵
化德表靈長今因夏首用率常典敬以玉帛犧牲
兼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至於今不衰詔之歲歲
直丁亥迨及戊寅當大中十二年合一百一十有
二歲越五月朔辛酉日甲戌臣景讓承聖敬文思
和武光孝皇帝詔自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尹
成都鎮蜀西川又五日戊寅復加檢校尚書右僕
射其他如故凡再命皆以兼御史大夫罷焉秋七
月庚午乘輅至止遂謁瀆廟惟神盛烈著金石刻

他所必見於斯闕耶惟神奉大禹之休得鱉叢魚
鳧望帝之勲開明之沒玉壘李冰之穿二江嘉而
保之沃此黎首水旱不作於今賴之赫哉成功其
可默耶乃作銘曰滔滔沱江發自岷山浪溢流飛
走峽之荆迨及吳楚百川以歸南北東西萬里湯
湯電激雷馳水府神宅鮫人陽侯世不可窺南瀆
之功載主載張陰烈希夷上戴大禹丕承我唐開
元其期先主不容天絕劉宗匪瀆殆而沈沈孔明
鞠躬墜星匪瀆不悲念此下民於萬斯年
九穀繁滋我來守土敬揚神休以琢豐碑

杜甫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
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

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虜而行而一咨於官
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
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

載則達觀於大壯作之開闢作之堂構以永圖崇
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崑將墜壓素柱上承
安若太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櫛複
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
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
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於南環廊又注亦可以
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
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
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
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
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
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可何以侈子徒
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
力取之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醞醞闕
出於私廚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廡君豈為亭長乎
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主無所

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
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杜之友朋嘆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
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
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
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
百八十八杜
氏之老記也

張延賞南門記

崇高莫大於君親嚴莫大於父君
有覆幬父有訓育逮於蠻貊生知

禽獸性感不俟教解也而肖形之內戾氣間存觸
瑟生灾夢牛成患何代不有可勝言哉賊咄焚門
亦由是也族滅門覆為愚者鑒誠所以書其所
由來其餘則詞存於左右壁矣興元元年記

裴度諸葛武侯詞堂記

度嘗讀漢史詳求往哲或
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蒞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荆州平心與昭烈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輕脆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賸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

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
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
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
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蹟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
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
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
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承先王之志不難矣且權傾
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邑苟非運
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昭烈知人之
明者倚仗如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
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袖以
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餘孽罷屯未息汚俗未清
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
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阡

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
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叅
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
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
善或師表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此歎
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
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
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
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怒用之有倫柔服
蠻落鋪敷涓濱搦跡畏威離居懷仁中原盱食不
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
漢祚其亡將星中墜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
作當小天下尚父佐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過豐約亦皆然矣嗚
摩竒謀奮發美智天過吁嗟平立咸受謫罰聞之

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絲是而言殊
塗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
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
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岑入海際天知公
德音元和四年記

李德裕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

花亭三里列畫前史一十四人代稱絕迹余嘗於
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繪事靡不造
真者昔岳野翁求徒聞審像稽山萬舉惟止銘金
孰若記之丹青妙畫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
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燦然可觀雖有墓
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
存八虛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瑶林斯覲余以
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摹

於郡之廳所追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其在斯乎采色既新靈光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詒諸來哲太和四年

資福院記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蔚然非氣和則不耀故君子藏器抱璞含粹毓德遭遇其時則光明丕昭是以千木之選也高於千乘君曼容之任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苞文武之用有直清之德良玉美潤徒蓄寶於荆岑喬松幽深不呈材於巖廟知者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為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東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穎粲珪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

憲宗皇帝以神武之資聖蓄除害容德澹以泉熙
英威赫而電斷兵權秘計皆中詔決之參神算者
唯公與二三髦士揣摩潤色繫公稱首既而平淮
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
亦由謀臣之決策暨今上之宅憂也家龍未襲鸞
明未位召公於東宮含春殿獻欵前席付以大柄
公迺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有舟
楫馭馬而得銜策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說
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為政貞以制動平以稱
物其志在於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為用京房
之法則煩碎而亂理聽嗇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
由是遵坦平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恥
竭澤以言利矧乎洞虛明之境應必有誠端不言
之蹊孰不歸我故舉聖政者稱公為良相焉公之
趨丹祀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贈典先僕射自珥
貂而昇左袷先夫人由趙郡而啓大國金印石窳

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下史參梓潼軍討
典昌榮二郡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廡庾氏誅茅始
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繞佩鴈志
拾青紫亦覃思於經籍未馳騫於文章遊焉息焉
必在於是及鍾家艱乃入為官第韋太尉鎮是邦
也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連茲抗龍旌佩相印
曾未一紀繼為三台公下車逾月訪於舊館召伯
之樹未翦武侯之廬猶在於公邑里遂見高車龍
驥閑閔竟容長戰公膽構洒泣循陔永思以為徵
壞壁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遠
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贖之於官以為精舍
又以桑門之上首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
夙植也殿堂層立軒房四注鎔金作績髻鬚諸天
况乎蜀山蔥蒨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
坳紅樹倚檻清渠傍砌海雛乍來靈草長秀彼之
聽和音者不難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

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何克之宅獨入檀那將與
文翁之堂俱稱不朽德裕藐焉孤生流落於代辱
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內廷陞台司居視草之列
二三年間位階先達由是議人倫者歸公之盛德
不陪密座驟變寒暑運懸榻之念虛授簡之恩且
嘗典綸綍獲備宮屬報德不讓懼斯文之闕焉長

慶二年十
月日建

劉禹錫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石門街大達坦然西
馳曰石笋街街之址有仁

祠形馬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
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
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帥內空乘隙空入
關於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
為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命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
近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之嘆

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
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
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顧囊楮乃出懷袖勝因
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
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刀鋸磨礱丁丁澄澄
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歟自火宅復為金繩沿故鼎
新因毀成妍殿通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
慶成雲鮮日潤暉映前後於是都人舞忭而誥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毀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
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
命謹月而日之時太和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
段氏其他癸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
寮將吏若僧徒偕
籍之而刻於石

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

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於漢西後
周大總管龍門王公述登白帝嘆曰此奇勢可居
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
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
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
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
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
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
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
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賜公
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
名之所以然著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
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
一日刺史中山劉禹錫記

鄭宗經德陽龜勝山道場記

維大唐乙酉祀蜀帥
堯鎮其侔曰關盜庫

兵脅市人逆命於蜀門毒瀾浸淫軼制踰封自左
綿抵黔渝八郡五十城俘掠單產驅逐守吏四面
攻焚烟塵晝昏明年皇帝嗣寶位會朝神京采衛
侯句蠻貊君長偕集庸蜀不至乃授南平王太乙
靈旗玉節油幢統禁衛太原馮翊扶風之師問罪
於岷陽越三月師次葭萌賊將宵遁涪潼以避我
鋒涪濱萬戶隨師而復夏六月賊又成城於鹿頭
列柵於此山公移師習乃次山下視其鑿峻址以
迴塹架層峯以結櫓旗轉霞光鼓雷雲中謂制勝
在德義行權在形勢勝而臨之示建瓴之易也乃
召中軍將以短兵二旅魚貫而登闢黨冒鋒而殪
者什四奔墮崖谷而斃者又什二則向之險固反
為我資公乃開玉帳以建牙旗列霜戟以周崇壘
下瞰賊城如在掌中與都監使劉公監軍使徐公
觀變禦敵分營守要自是兇徒居則魄悸魂落出
則輿屍折首面縛倒戈請命轅門因命降者先導

銳師繼襲氛氳氣象遂清岷峨帝授公所封之土
以守所活之氓以字之公威肅其令仁敷其政和
氣照之金痍盡平退食之暇延想所歷以戰骨雖
瘞遊魂尚痛非大聖之力不能息苦海非象設之
教無以聳善心乃命庀徒鳩工度材揆力紺宇俄
就絕如化城嚴鼓息而振金鐘戰聲寂而流梵響
慈惠所庇菑疾不生峨峨金界擢秀羣嶺公初宅
此營有神龜由壁門來於牙旗之下公命投之遠
礮翌日重至議者介蟲之長介蟲斯服蜀有龜城
其城是師即日乃受降此山既靈及其祥遂以名
龜勝山因以
山名道場

孫樵梓潼移江記

浩繚於郟迫城如蟠淫漲於秋
狂瀾陸高突隄嚙涯包城蕩壚

歲殺州民以為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治其
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為新江使流

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隄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滎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訖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滎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苦叛不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累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欲繫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隄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諾明日視政加猛決獄如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鄆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鄆民以滎陽公嘗為京兆

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嘆曰民言不隄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濶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隄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已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豪力以利民覩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

其嶺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巉巉別為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櫟櫨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

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據乳側脈膏停泓石俯
對絕壑杪臨蘭薄仙臺探異藪石負起屹與山別
猿鳥蹟絕腹實而空路由其中斷齧相望攀緣上
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益羅玄蹤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
載寂寞登泉傳靈別鶴絕朋風閒境清寂寞無聲
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巖
獸捷翔牙驚曉吟暄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
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
上於東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
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
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
千狀萬態倏然收霽熬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
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
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
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王徽創築羅城記

皇帝改元之六年諸道鹽鐵轉運兼鎮海軍節度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高駢奏臣前理成都築大城請紀其事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王徽授其功狀臣徽承詔再拜上言夫外戶不閉雖前聖之格言設險以居乃有國之雄制用是則光昭振古勢譬遠夷不有高墉曷稱巨屏我之奧區粵惟井絡繁阜昌熾標出宇內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閑錯雜邑屋闌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列乎西東江山南控烏許疆理瀕洞密邇舊貫因循日居月諸殆逾千祀漢魏以還英豪迭處至若公孫述之桀黠諸葛亮之經營曾不指顧留心乘機制禦斯益天藏盛烈神貯嘉謨俾集元功式耀雄武自二紀以降邊鄙戒嚴有彪懷柔或阻琮賈雖負山川之險且乏金湯之固上顧相臣曰朕以不德化罔

被於四夷惟是西南載罹倂擾深軫予衷將若之
何丞相進曰陛下以睿哲照臨臣輔理臣不能敷
聖澤以懷異俗俾流毒於益人臣之罪也然黃帝
有阪泉之役放勳興丹浦之師是知獨亂自古皆
有其所以滌厲梗致時雍乃在進任忠賢馳驅英
雋耳臣伏見今天平軍節度使駢即威武公崇文
之孫也威武在元和中屬閩以蜀叛憲祖殷憂擬
其所以代之者由是允膺聖獎能以部兵復梓州
統大軍平玉壘大節大忠煥乎典冊駢能不墜其
業益大其門既席勲烈之資克善匡扶之志材超
衛霍氣蓋關張忠孝兩全河山繼誓聿修厥德自
成名家馳譽石麟焯有美稱出守天水邊塵不驚
戎律既申將畧克舉俄而交趾淪陷有命遠征既
復土疆遂錫鈇鉞則馬援銅柱楊僕樓船步驟之
間莫得倫比固以威張惠浹後勁中權五年於茲
海波不動朝廷方期拔用不可久留爰命徵還彌

增寵澤時屬龐勛始潰郾方未寧駢則再登師壇
復開將幕士絕朝饑犬無夜警威加隣部化敷屬
城相印以之疇庸和門為之增氣恭以憲宗錄崇
文定蜀之勲也既如彼陛下念駢復交理郾之勤
也又如此俾榮舊履重建高牙必致師貞可期俗
阜上曰俞爾為代天其行之於是詔駢復以丞相
擁節去汶陽趨錦里至則詢問疾苦樹置紀綱巡
按封域周覽郭郭且曰夫療疾者必在藥乎心臍
然後可以堅四支植木者必嘗澤乎本根然後可
以茂柯葉今城之於蜀其由心乎其由本乎則知
不理於近曷能致遠不固其內安能保外未有不
謀而能成不壯而能威不勞而能逸者也於是擇
將量財拓開新址分命支郡以令蜀邑乘時就役
靡不適中吏不敢欺人不敢怠岷峨之下忻忻子
來昔梁伯亟城人疲弗處子囊築郾見誦於時曷
若駢能度其宜樂用其士圖難於易去危即安環

以大城用冠諸夏其功固已相萬矣惟蜀之地厥
土黑黎而又磽确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為非不為
也蓋不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成大績鳩工揆日
不憊於素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
五里擁門却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
尺其廣又如是其上袤丈馬厰四尺斯所謂大為
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碧塗墜既麗且堅
則制礮飾頰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
六百八間挽招籬比闐闔鱗次綺疏掛斗駕瓦凌
霄若飛若翔如偃如仰栖息烏兔炫蜺虹蜿龍然
而縈霞然而橫望之者莫不神駭而氣聳目眙而
魂驚其始也咸謂冥助似非人力其外則繚以長
隄凡二十六里或因江以為塹或鑿地以成濠則
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又何以加焉是知庠壘者不
復矜其能擊柝者足以抗其敵所謂能禦大菑能
捍大患者也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

大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辨矣况乎扼東都會
襟帶地形險易之狀斯呈強弱之方可見自秦惠
王疏翦山林以通中夏及李冰為守始鑿二江以
導舟楫決渠以張地利斬蛟以絕水害沃野千里
疏為陸海由冰之功也漢文翁置學校勸人受業
行俎豆獻酬之禮於是儒雅之風作自威武伐叛
擒大慙而新其人玉石不得俱焚馬西蜀至今稱
之駢之來鎮肇興武備假有禦衝之事夫然後不
為外羌之所窺矣惟蜀之人自冰與翁自威武暨
駢乃獲佑於天者四天之於蜀厚矣長雲斷岸莫
得而墜古往今來何常能覲傳不云乎人保於城
城保於德觀駢之政可謂保城與人矣向非挺生
俊傑來弼聖神則孰能建絕代之遺功創一時之
偉績者乎况夫高不可踰堅不可觸俯瞰天表方
駕馬足銷吞校沱互壁咽喉訖使豺狼耳之而色
沮目之而膽褫是謂不爭而勝不戰而服者也新

城成詔加大司徒封燕國公旌殊休也重以荏苒
充斥荆楚傷夷遂假威望茲用底寧弓矢專征銅
鹽劇任安危做繫一以委之往哉荆渚荆渚既清
又徙金陵金陵以平救鄢郢之剽殘拯江湖之焚
溺期月之內罔不樂康若乃考其才猶其用所至
難息所施利興智無不周技無不達韜鈴押闔固
自生知詩禮幾微雅當師逸雖羽書疊至應用如
神加以詞鋒莫前筆力道勁屢獻平戎之策每陳
憂國之誠抑又城府坦平器宇冲遠祿利不盈於
私室夙宵無怠於公家段頰在邊未常蓐寢羊侃
待士靡顧橐裝涯岸不可得而臻波瀾不可得而
際矣所謂社稷柱石川嶽英靈者也則知駢如何
臣城如何功鳴乎天贊其謀地襲其固非吾君不
能用其材非臣誠不能就其事故曰為可為於可
為之時則勲乃見城由駢而成駢由君而聲城既
牢矣人既休矣宜乎讚威德之形容敘勲賢之至

烈恭以探觚載事作者為難臣非其人何以稱此
將欲刊諸貞石寔彼坤維垂於無窮期乎不朽屬
詞愈拙滌翰增慙銘曰惟蜀之疆抱擁岷梁斗絕
諸夏裂為一方啓達上國肇自秦強壯者五丁導
彼青冥鑿巖而梯飛棧以行動猶鳥逝舉若猿輕
漢人既遷言語乃通眇邈千祀遂參華風界彼邛
須靡設鍵闕在古侵殘彼蜀之艱唐被聖德間仍
允慝猖狂逾紀吞噬無已芟猶焚驅氓不寧居皇
帝踐祚驚嗟震怒爰擇蓋臣推轂以付時惟燕公
撫俗訓戎碩畫宏規神輔具表經始新城心術潛
形乃告編人版築云興相彼井鄜觀於封部調茲
郡邑量其戶賦劃界指期莫敢踰度蜀人未安侍
城以歡蜀士方危侍城而威阡陌繩直門閭綦布
外聳風雲內局貔武卉木蔥蒨麗蕪輝映戎馬夜
寧戈鋌畫靜蜀山嶽嶽蜀江滔滔寇不敢窺人不
知勞險而不煩峻而不詳去來出入嬉嬉一家燕

公之德其誰與隣燕公之功式利於人德入人深公流不極勒名天隅為臣表則中和四年記

李昊創築羊馬城記

粵若蠶叢啓國魚鳧羽化於

岷水然則疏鑿巫峡管鑰成都而猶樹木柵於西川跨土田於南越其後兼并梁漢睥睨巴賈獵騎奔馳會秦王於褒谷石牛來去關蜀路於劔門空驚化王之微寧獲奠金之利爰自朔分秦厯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為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運非常昭烈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揚秀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簣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駭於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茲益部扼彼邛關蒙王坦緯時或窺吾臥鼓峴我韜戎彎弧學射之山飲馬沈犀之水累朝是忘逸樂深軫殷憂夢卜良臣控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承服教習詩書燕國公以將畧威懷淳

磨斧鉞息波瀾於錦水創制度於羅城踰百雉之
恒規補一隅之闕事有備無患庇蜀人以金塘避
亂蒙塵安億皇之玉輦雲蠻稽顙遣使來朝航滇
河以獻珍越沈黎而納款當廟社阡危之際鑿與
出狩之秋坐制南荒終無北寇乃燕公之力也往
以蒼穹告變天祿中微夷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
分其鼎足既而莊宗繼絕皇祚甫興靈旗西指於
巴庸蜀主東朝於伊洛先帝以初復地方懷遠人
須仗權謀迺睠歎戚於是詔飛丹鳳召何晏於并
門節立蒼龍封杜悰於井絡即我太尉侍中平原
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廷帳移竹馬之邦輪輶木牛
之路星馳十乘霧廓三川宣皇風於上事之初慰
人望於下車之日且以城邑自經尅復勢尚搖搖
公來如太華之安帝寄得磐石之固益民多福而
遇賢侯公曠度涵空英風擴古襲門胄則重侯累
將保勳榮則帶河礪山會族而象簡盈牀奕葉而

貂冠滿座其為盛也無得名焉頃者鼓鼙未息干戈日尋公是時幹運璇樞端持瑤鏡贊神謀於不測斷人事以無疑獻替經綸折衝樽俎決勝廟堂之上制敵掌握之間借筋為籌舉無遺算內則翊戴天子外則承寧諸侯言正色莊有犯無隱成少康祀夏之德弼光武興炎之功再造巨唐削平新室厯數允集神器知歸皆由公叶和元勳光輔洪業是知取威定霸崇文教以興隆安上治民修理容而鎮靜足以神交旦爽事年平參力致大同宜亨廣運以之首揚紅旆式邁錦川古有遺機待乎作者公鎮臨之始年運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伏鉞而至無何朗月逆師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覲犯我鹿頭營於雒縣勢將率眾必寇近郊公曰清野待敵於民何罪堅壁而守謂我無謀况城雖大而弗嚴隍已平而可步眾情憂汹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伐林木而

立柵森然啓戟密爾橫簫環以深溝屹如斷岸五日之內四面尋周民一其心士百其勇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熏狡窟一鼓而元元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顛擒鄧艾於轅中新龐消於樹下長蛇碎首封豕析骸獻捷功於王廷掃通穢於侯甸一除牙孽大定疆陲公於是提振紀綱恢弘典法六條已正七德兼修言出令行家至日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維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珥貂再除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集鴻鵠之腹背猶且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診瘵生靈討論獄訟固以忠為令德孝出因心力奉國家勤修職貢琛賚縈紆於劔棧包茅旁午於玉京史不絕書府無虛月閱其庭實標出羣芳推晉文尊獎之誠紹齊桓糾合之業天子得以居南面之貴銷西顧之憂萬里長城岷然存矣公一旦謂諸

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地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郭郭則樓臺疊映珠碧鱗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閭閻綦布廊陌駢羅不戒嚴陣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詔西羌曾聞入寇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吾已揣之衆宜叶力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繩基辨方畫地百城酋壯呼之響答以雲來十萬貔貅令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驚奮於城隅傳說飛鋏於巖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頒牢酒如般五丁之力纔踰三旬而成克就厥功不憊於素遠而望也象衆山之迤邐俯而瞰也若峭壁之斗懸掘大壕以連延增長隄而固護驚鳥搏兮可越武夫勇兮莫干摩壘者諫之推心守陣者由之示暇舊城崢嶸而後竦新城峻嶸以前蹲重門開而洞深危樓互而翼展至若八月之江澄寒碧七星之橋架晴虹偉乎津梁成茲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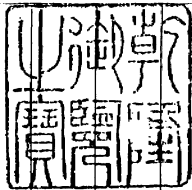
公以羅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於四角嶽
岑掛兔岷岷栖烏儼樓櫓於沈寥懸刁斗於天表
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迴眺峨眉若雲霞斂吳楚之天
烟水送黔夔之棹其西南也旁連玉壘平視金隄
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東北也樹遙雲
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嶂屏新靄薄而重巒晝暗
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池
鸞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鷄啼曉金馬嘶風擁旄
戟以登臨觀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
警鬼神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
鄙金甌為漏卮小鐵甕為凡器其興也已當農隙
其罷也不害蠶時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
祥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已取十二月一日興
功事具悉卿寵分玉節榮鎮錦城守富貴以無疆
慕功名於不朽特峻金湯之固以威蠻貊之邦况
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逸尤預備於不虞

益見廟謀允符朝寄省閱陳奏嘉嘆殊深公猶歸
善於君讓功於下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祿大
夫檢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李仁罕左廂馬
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漢州
刺史上柱國趙廷隱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柱國張知業
等家傳義烈世襲丕勳托弓而霹靂聲乾揮劍而
魚麗陣破曹景宗鼻頭火出薛孤延鬚尾烟生英
毅無儔智謀咸博左都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潘在迎等或鼎鐘盛族
或書劍名門佩鞬執弭以從戎憑軾奪帷而至理
至於華皓不墜忠勞是能領袖雄藩表儀會府而
皆躬臨卒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
辭役明興晦息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羣才叶贊自
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
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上奏詔曰勅知祥省所

奏修治城壕畢功事具悉百堵皆興四旬而畢互
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外禦蠻夷中權帷幄
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甚嘉獎於以表
綸綍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其新城周圍凡
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濶二丈二尺其上濶一
丈七尺別築牌四尺鑿壕一重其深淺濶狹隨其
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舍四十九百五十七
間內門樓九所計五十四間至三月二十五日停
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三百九十八萬上
其執事糗糧及役罷賞賚斗支秤給緡貫囊裝其
數凡費一百二十萬其諸將大校出良駒於皂棧
解重帶於腰圍選其織柔釋其好玩曾無顧愛一
以頒酬其縣大夫及察佐以下或賞之器帛或給
以緡錢咸有等差不無均普公即奢從儉節事省
財馬如羊而不入私門金如粟而不藏私橐悉肆
公家之利盡充工事之資圖有謂之功非無度之

費也公誠欲為而不載朴而無文衆意未然嚮進
固請四民喧闐於衙闈萬口號沸於堦墀父老曰
公侯政洽神明慈如父母前年定延孝之亂今歲
防蠻蜚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遂使我等保家
庇族養老寧沖如是者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
不敘遂休烈雕篆貞珉豈不美歟何容辭也公謂
諸賓佐曰抑聞乘人之約義士猶或不為貪天之
功智者宜然不取所修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
節於一時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已力難遏人情誰
當游夏之才請紀見聞之事吳相門半落堂構蕭
條翁歸文武之材明時待問苟息忠貞之志暗室
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翰而墨龍夭矯嗟乎節
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年不堪觀國
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於故園提筆謬登
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繼
鷓鷯之踵酷慚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

吳沈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
炳著簡書發揚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
絹之辭孰拂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
年巍巍乎不騫不崩何忠於為陵為谷



四川通志卷四十